

乾隆時代的貢馬與滿洲政治文化*

林士鉉
國立政治大學
歷史學系

提 要

過去學界談論乾隆時代傳教士的〈貢馬圖〉畫作，較偏重於中西藝術文化交流的角度，重視東西方繪畫技法的融合與創新，而多忽略貢馬的歷史背景，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滿洲政治文化表現。乾隆朝廷接受外藩諸部與各國屬邦的貢馬，除了體現北亞民族尚馬傳統，並成為畫作與詩賦的主題之外，尚有清朝獨特的滿洲政治文化內涵，本文透過為馬命名的藝術，馬匹的相關辭彙在滿洲語文工具書——「清文鑑」的變化，以及宮廷薩滿信仰祭祀馬神等相關活動展現出來。

關鍵詞：清代、滿洲、馬、十駿圖、清文鑑、薩滿

* 本文初稿曾於「文獻足徵——第二屆清代檔案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5年11月3~5日）上宣讀。

前 言

清朝的貢馬主要來自外藩、屬邦，是民族文化與政治外交互動的產物。馬之於北亞民族生活傳統，其重要性自不待言，進貢馬匹的活動早已成為滿洲民族與蒙古等部穩定關係的重要表現。隨著清朝經營疆域的成就，各部族、屬邦屢屢向清朝皇帝進貢名貴的馬匹，即是為了表達友好、輸誠之目的。

以貢馬為主題的畫作，即是〈貢馬圖〉，清代的宮廷院畫尤以西洋傳教士的著名作品傳世於今，例如：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艾啓蒙（Ignatius Sichelbarth）的〈十駿圖〉、〈八駿圖〉、〈貢馬圖〉等等，所畫駿馬即多是進貢朝廷的名馬。這些名馬與名畫的結合都在乾隆時代有最豐富的成果。

過去學界談論乾隆時代傳教士的〈貢馬圖〉畫作，多偏重於中西藝術文化交流的角度，重視東西方繪畫技法的融合與創新，而較忽略貢馬的歷史背景，以及與之相關的各種滿洲政治文化表現。乾隆時代的宮廷繪畫，除了戰圖、行獵圖可以表現國家意象的圖畫，¹以貢馬為主題的畫作，也可以進一步探討其內涵。乾隆朝廷接受外藩諸部與各國屬邦的貢馬，除了體現北亞民族尚馬傳統，並成為畫作與詩賦的主題之外，尚有清朝獨特的滿洲政治文化內涵，透過為馬命名的藝術，馬匹的相關辭彙在滿洲語文工具書——「清文鑑」的變化，以及宮廷薩滿信仰祭祀馬神等相關活動展現出來。

一、從貢馬到〈貢馬圖〉

（一）貢馬來源

馬之於北亞民族傳統是最重要的畜產之一，尤其是活動力量的來源。馬匹也成為部族來往之間的禮品、貢物，貢馬活動在北亞各勢力之間不斷進行。中原政權強盛之時，便要求北方民族入貢，馬匹即是重要物資項目。

清朝入關前已經大規模接受蒙古諸部的貢馬，例如：崇德二年（1637）二月，清太宗征討朝鮮平定而還，於盛京城二十里外行營，即有貢馬蒙古土默特、

¹ 相關研究參見劉潞，〈《叢薄行詩意圖》與《清高宗大閱圖》考析——清代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圖像見證〉，頁15-26。馬雅貞，〈戰爭圖像與乾隆朝對帝國武功之建構——以《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為中心〉。

鄂爾多斯以及貢貂虎爾哈部落行跪叩禮。² 由於馬政的成功，御廄馬匹的數量已足以做為大量賞賜之用。崇德四年（1639）九月丙子日，科爾沁固倫額駙祁他特與公主歸國，皇后率諸王、貝勒諸福金出城，設宴餞之；同日，蒿齊特部落亦來朝貢馬，清太宗出御廄馬千匹，以一百一十七匹賜給御前應賞者，其餘八百八十三匹，命親王、貝勒等，酌量分賞，又出官馬千五百九十二匹，令二十旗均分給牛彘中貧苦無馬者。³

清朝入關之後，蒙古仍進獻大量貢馬，但是貢馬的來源也有沿自明朝而來的形式。明朝對沿邊進貢的番僧以貢市之利優之，清朝也酌量沿用，例如：陝西莊浪紅山堡報恩寺於康熙年間開始進貢馬匹；⁴ 甘肅岷州地區二十四寺番僧，分四族挨次三年一進，但朝廷只取有用的貢馬五匹、青木香十桶；⁵ 進貢馬匹皆由禮部奏明，復咨送上駟院交左司分派群廄餵養。⁶

此外來自地方督撫的貢馬，也可以充實上駟院之需。康熙三十二年（1693）十二月，兩江總督傅拉塔所奏除了進獻畫卷等物，還包括蒙古馬十匹、川馬十匹，康熙皇帝於硃批中表示：「川馬產地雲南，廣西、四川、貴州之馬向來收納，此外督撫等所進之物從不收。」⁷ 蒙古方面的進貢尤多，可見於《內閣大庫檔》；⁸ 而相關規範可見於《理藩院則例》，包括：喀爾喀蒙古進「九白貢」、內扎薩克各旗蒙古王公、台吉等進「湯羊」、「活羊」，也有王公、台吉所貢鷹狗雕翎，索倫等貢貂皮等；蒙古貢馬乃由上駟院驗視，每九匹內只酌收四匹，按馬匹等第折賞。⁹ 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初九日，喀爾喀扎薩克、蘇尼特等部蒙

2 齊木德道爾吉、巴根那，《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錄蒙古史史料抄》，頁413，崇德二年二月辛卯。

3 《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錄蒙古史史料抄》，頁518，崇德四年九月丙子。

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091400號，康熙三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

5 朱麗霞，〈岷縣藏傳佛教興衰之初探〉，頁429-478；《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090611號，乾隆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岷州喇嘛、莊浪喇嘛之進貢賞費另見楊選策、金峰校注，《理藩院則例》，卷57，〈喇嘛事例二〉，頁400-401。

6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冊3，頁907。

7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120號，頁55，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8 例如：大連市圖書館藏，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譯編，《清代內閣大庫散佚滿文檔案選編——職司詮選、獎懲、宮廷用度、宮苑、進貢》，頁297-396，主要是康熙年間之外藩進貢、官員進獻；《清代內閣大庫散佚滿文檔案選編——獎懲、宮廷用度、進貢》，頁311-365，乾隆年間以後的外藩進貢。

9 《理藩院則例》，卷17，〈貢輸〉，頁188-193。

古郡王遣使請安，並來貢馬駝，收到後交由上駟院驗看，進馬共七匹，其中四匹符合收納品級，餘盡退回。¹⁰

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圖理琛奉旨出使厄魯特蒙古之土爾扈特部，行程中亦接受土爾扈特國阿玉氣汗所預備馬匹騎乘，此外，貝子阿拉布珠兒之父那哱兒麻木，因其子朝拜西藏回返受阻，為感謝康熙皇帝接受內附、賜牧嘉峪關外之恩情，特遣使請皇帝聖安並致送馬匹。土爾扈特國遠在俄羅斯伏爾加河流域，當時並非清朝之外藩，亦非屬國，送馬誠非「貢馬」，而馬匹做為禮物，圖理琛亦表示此舉「甚合禮儀」。¹¹ 由此亦可知，馬匹對北方各民族而言，不論做為生活用品，乃至於禮品、貢物均有重要地位。

總之，清朝的貢馬來源甚廣，甚為滿洲統治者重視，也反映清朝的北亞文化背景，除了少數官員進獻，貢馬多來自外藩蒙古的進獻，乾隆年間征服「新疆」更擴大貢馬來源，及於西部屬國。貢馬既是清代馬政的重要成分，也充實了馬政。

（二）清朝的馬政

馬政的範圍甚廣，除了口外牧場、八旗養馬、進貢馬匹等要項，也涉及兵部、禮部、太僕寺、內務府上駟院、各處驛站等機構，還包括皇帝使用的御馬。乾隆皇帝強調「國語騎射」是朝廷之本、滿洲之道，也深知馬政與騎射國政的關連，因此他對馬政有嚴格的要求，也認為清朝的馬政遠盛於唐朝。他約略比較清朝與唐朝的差異：

彼四十萬，想即市取回鶻者，奈當草盡泉枯，馬病羸而不勝鞍，何如我朝上都諸部蒙古牧場寬，育馬二十萬有奇，生駒增年年，營馬驛馬乃分餵，按月各給以馬乾，其數劇二十萬有奇，不動聲色得實用，並無扞格不通行之難（注：本朝之馬，分佈於上都達布遜諾爾、達里岡愛、烏梁海、大凌河，暨左右兩翼各場放牧，及各蒙古部落滋牧者，其二十萬二千八百餘匹，各就水草宇育，仍歲有孳生，又滿、漢、各營及各省驛遞

10 《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1089號，頁500，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初十日。類似情況尚有：1100號，頁506，康熙四十六年四月十九日；1230號，頁550，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十六日；1613號，頁687-688，康熙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4204號，頁1686-1687，無年月。

11 莊吉發，《滿漢異域錄校注》，頁126。

塘站馬，共二十二萬五千二百餘匹，皆月給馬乾銀，各就所在分飼，均資實用，且無馬多地狹、不敷芻秣之患。¹²

擁有廣大草美的蒙古牧場是清朝馬政較前代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尤其準噶爾蒙古、回部歸入版圖之後，西北地方的馬匹也可透過貿易增加地方用馬之需。屬國哈薩克部於伊犁地方貿易馬匹，每匹價不過三、四金，較於內地馬價只需三分之一，不但可用於屯田、沿邊營伍，每年以內府緞疋充馬價，「物良值平，中外蒙利」。¹³ 八旗制度為清朝國體，八旗制度的運作也包括了馬政諸項目，舉凡參領兼管馬檔房、官馬烙印、拴養馬駝、跟班混騎官馬、馬駝出廠牧放等事項都有詳細規章。¹⁴

清朝皇帝每次到口外避暑山莊、木蘭圍場，以及西巡五臺山、南巡河工，除了御用、策馬之需，也必須用備馬匹供隨同的各處太監、茶膳房人等，以及圍內騎用、連同進京騎用人等沿途更換。共需用馬一千四百餘匹，這些均來自上駟院各廄，不敷者另外咨行兵部領用八旗官馬。¹⁵ 此外，還包括了隨侍騎用駑馬、扈從人員所騎馬匹、公主下嫁賞用馬匹等。由此可知，清廷對馬匹的使用量可謂相當龐大。¹⁶

至於皇帝專用的御馬，乃由內務府上駟院綜理，其飼養處所包括了紫禁城內一廄、南苑六廄。¹⁷ 南苑也是皇帝試馬的場所，也是皇室成員春季蒐獵的圍場。關於試用御馬，內務府訂有規章：

凡管試御馬之大臣、侍衛俱係特派（無定員），專管騎試，挑選上乘御馬併選收進貢馬匹。乾隆三年八月，奏准於阿敦侍衛內揀選四員隨管試御馬之大臣、侍衛等學習騎試。嘉慶六年九月，本院奏准向例每年冬春二季派阿敦侍衛八員赴南苑騎試內養馬匹，分別報堂……。¹⁸

12 《御製詩四集》（《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卷44，頁29-30，〈陰山道，疾貪虜也〉。

13 《御製詩五集》，卷11，頁24，〈千叟宴聯句用柏梁體〉。

14 《欽定八旗則例》，卷9，廉部，馬政，頁1-5，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冊25，頁236-238。

15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冊3，〈隨侍馬駝〉，頁952-953。此一千四百餘匹馬除了來自上駟院、八旗官馬之外，「其途次補換疲乏之馬匹，向由上都達布遜諾爾牧群撥馬一千匹，護送前往衣勒格奔哈達處以備更換」；「每次木蘭圍內駝牲應用以及備用駝隻向由上都達布遜諾爾選撥驢駝七十隻預備，護送衣勒格奔哈達處備用」。

16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冊3，〈隨侍騎用駑馬〉、〈扈從人員所騎馬匹〉，頁954-955。

17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冊3，〈御馬內養馬賞罰事宜〉，頁908-910。

18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冊3，〈管試御馬〉，頁903。

上述的「阿敦侍衛」是滿語adun i hiya的漢譯，「阿敦，adun」就是牧群的意思，「hiya」是侍衛之意，漢字也寫做「蝦」，阿敦侍衛，原意是牧放馬群的侍衛，其職掌為隨侍皇帝和試騎御馬，也就是專選為陪同皇帝試馬之侍衛。他們隸屬於阿敦衙門，康熙六年（1677），阿敦衙門更名為上駟院。

乾隆二十五年（1760）八月十八日，乾隆皇帝與皇太后一行人啓蹕木蘭圍場，隨行還有蒙古、回部諸外藩賓客，乾隆皇帝便隨順地比較回部與滿洲、蒙古的習俗：

新攜回部鶻師赤（回部霍集斯等皆令隨圍，彼中放鶻鶻者，謂之鶻師赤，如《元史》稱司鷹者謂之錫保赤之類），高處興安試放雕（雕鶻宜於高處就下放之，滿洲、蒙古以騎為重，若回部、厄魯特，則以此為重云）。¹⁹

舉凡馬、鷹之類，本來就是北方民族日常游牧、射獵的伙伴，滿洲、蒙古以騎為重，每於木蘭圍場進行「塞宴四事」，自乾隆六年至五十四年（1741-1789）止，塞宴蒙古王公等，設詐馬、什榜、相撲、教駢四事已達四十次。²⁰ 這些訓練馬匹、培養馬術、演奏蒙古樂曲以及摔角競技等活動，成為滿蒙民族共同的風俗。

為了維持國家運作所需馬匹質量的穩定，優良的飼牧品質以及尋常的貢馬活動才是常態。然而，某些進貢的駿馬，包括狗、鷹等，特別為皇帝所鍾愛，還成為圖畫主題。乾隆皇帝對御馬的重視，反映在下面即將討論的關於為馬命名、為馬祭神等方面，除了乾隆時代出現數量豐富的貢馬圖，嘉慶朝也有不少仿效之作，²¹ 這些駿馬圖像就是貢馬活動的極致表現。以下即討論這些貢馬圖裡的名馬。

（三）西洋傳教士所繪貢馬圖

清朝於宮廷內設有如意館，做為宮廷繪畫機構，宮廷中有一部分來自歐洲的畫家，他們原為傳教而來，後來供職於宮中；他們帶來西洋繪畫的技法，並且影響到清代宮廷繪畫的風格。乾隆時代的許多以馬、貢馬為主題的畫作，便是傳教士畫家的作品。

19 《御製詩三集》，卷7，頁19，〈八月十八日恭奉皇太后木蘭行圍啟蹕之作〉。

20 《御製詩五集》，卷50，頁23，〈蒙古王公等進宴即席得句〉。

21 嘉慶朝的駿馬、貢馬圖作品，例如：〈院畫八閑八駿〉一冊八對幅、〈院畫馬〉一冊八對幅、〈天閑馴良平安八駿圖〉一卷（另有同名圖卷），均見於《欽定石渠寶笈三編》。

著名的傳教士畫家有如下數位：郎世寧（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義大利人，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來到中國，隨即在宮中供職，他是最著名的傳教士畫家，作品極富立體感，所留畫作亦豐富，也參與過圓明園裡西洋樓的設計。王致誠（Jean Denis Attiret, 1702-1768），法蘭西人，於乾隆三年（1738）來到中國，擅長油畫肖像及走獸。艾啓蒙（Ignatius Sichelbarth, 1708-1780），波希米亞（今屬捷克）人，於乾隆十年（1745）到中國，進宮供職，亦擅長人物、走獸。賀清泰（Louis de Poirot, 1735-1814），法蘭西人，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來到中國，擅長山水、人物、走獸，並精通滿、漢文。潘廷章（Giuseppe Panzi, ?-1812?），義大利人，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來到中國，供職至乾隆末期。²²

上述傳教士畫家可謂包辦了乾隆時代所有貢馬圖，並且為時人所摹仿。²³筆者就目前所見郎世寧等傳教士以馬匹為主題的畫作，製表如表一。

由表一可知，就題材而言，關於貢馬圖數量頗多，尤其郎世寧、艾啓蒙所繪，以〈十駿圖〉為名的二十幅巨軸最負盛名。另外也包括：〈準噶爾貢馬圖〉、〈哈薩克貢馬圖〉、〈愛烏罕四駿圖〉，〈拔達山八駿圖〉，〈佶閑驪圖〉（花草竿繩構圖）等等。艾啓蒙除了繪有以〈十駿圖〉為名的七幅軸，也有〈八駿圖〉一套八軸，以及〈寶吉驪圖〉（花草竿繩構圖）一軸。而王致誠〈十駿馬〉圖冊，則是與郎世寧乾隆八年（1744）〈十駿圖〉十軸十匹駿馬之命名、姿態相同，只是添加了山水草坡等背景。以〈八駿〉為名者甚多，不論是否全為貢馬，以「八駿」之名者，艾啓蒙有一套八軸，郎世寧所畫至少八幅；以數量而言，也郎世寧的畫作數量佔多數。乾隆皇帝特別讓傳教士畫家作畫的原因，可能是要求畫作風格必須是細膩、擬真與寫實，這尤為西洋技法所擅，特別是大型畫作，能帶給觀眾由視覺驚奇乃至心靈震攝，而郎世寧的作品，不論巨軸與手卷，其功力確實非凡，為皇帝所肯定。

22 以上資料參見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機構、制度及畫家〉，頁1-28。

23 例如：張為邦曾畫〈乾隆御騎圖〉軸，其實就是仿自郎世寧所繪〈前十駿圖〉之〈紅玉座〉、〈箭雲駛〉，圖版見《美術觀察》，此圖為中國嘉德所拍賣。馮諄〈春郊閱馬圖〉卷和姚文瀚〈春原閱駿圖〉卷，都是仿郎世寧、張岱之〈春郊閱駿圖〉卷，前者圖版見《「中國の洋風畫」展》，頁208-209，日本有鄰館藏；後者圖版見Christie's (HK) 2004.11.1, pt. 1。英和〈惜驄圖〉仿照〈前十駿圖〉之〈箭雲駛〉姿態，圖版見《中國書畫（古代）》，編號1055。

表一 郎世寧等西洋傳教士的駿馬圖畫一覽表

畫 作	年 代	出 處	收 藏
郎世寧〈馬〉冊	不詳	《郎世寧》	上海博物館
郎世寧〈八駿圖〉(郊原牧馬)一卷	不詳(約於雍正朝)	《郎世寧》	北京故宮
郎世寧〈柳蔭雙駿圖〉	不詳	《郎世寧畫集》	鎮江市博物館
郎世寧〈柳蔭八駿圖〉一軸	不詳	〈郎世寧繪畫繫年〉	日本藪本收藏
郎世寧〈牧馬圖〉一卷	不詳	〈郎世寧繪畫繫年〉	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
郎世寧畫〈百駿圖〉一卷	雍正六年	《石渠寶笈續編》， 乾清宮藏一五	臺北故宮
郎世寧〈閱駿圖〉屏	不詳	《郎世寧畫集》； 《清代宮廷繪畫》	北京故宮
郎世寧〈十駿圖〉十軸	乾隆八年	《石渠寶笈初編》， 卷一二，貯御書房	臺北故宮(奔霄驄、 籟雲馱、霹靂驥、赤 花鷹、雪點雕)、北京 故宮(萬吉驢、闕虎 驕、獅子玉、自在 驕、英驥子)各藏五 軸幅
郎世寧畫〈八駿圖〉一卷	乾隆八年以後	《郎世寧》	江西省博物館
王致誠〈十駿馬圖〉一冊	不詳	《石渠寶笈續編》， 寧壽宮藏一八	北京故宮
郎世寧、唐岱〈春郊試馬圖〉卷	乾隆九年	〈郎世寧繪畫繫年〉	日本京都藤井齊成會 有鄰館
郎世寧〈八駿圖〉一軸	乾隆十三年	《石渠寶笈續編》， 重華宮藏一二； 〈郎世寧繪畫繫年〉	臺北故宮
郎世寧畫〈準噶爾貢馬圖〉一卷	乾隆十三年	《石渠寶笈續編》， 寧壽宮藏一八	巴黎人類博物館 (Musée de l'Homme)
郎世寧、艾啟蒙〈十駿圖〉十軸 (紅玉座、大宛驕、如意驄，此三駿 為郎世寧之作)	乾隆十三年	《石渠寶笈續編》， 寧壽宮藏	臺北故宮
郎世寧畫〈信閑驕〉一軸	乾隆二十三年	《石渠寶笈續編》， 乾清宮藏一五； 《百馬圖說》	廣東省博物館
郎世寧畫〈哈薩克貢馬圖〉一卷	乾隆二十四年	《石渠寶笈續編》， 寧壽宮藏一八	法國巴黎居美博物館 (Musée Guimet)
郎世寧畫〈八駿圖〉一軸(雲錦呈材)	乾隆二十四年	《石渠寶笈三編》， 延春閣藏三六； 〈郎世寧繪畫繫年〉	臺北故宮

畫 作	年 代	出 處	收 藏
郎世寧〈八駿圖〉一卷（「哈薩克所貢八馬，俱清漢文標名」）	乾隆二十四年	《石渠寶笈續編》，寧壽宮藏一八	不詳
郎世寧〈大宛貢馬圖〉	乾隆二十四年	〈郎世寧繪畫繫年〉	英國鄭德坤收藏
郎世寧畫〈拔達山八駿〉一卷（「設色畫馬，皆清漢書標名」）	乾隆二十五年	《石渠寶笈續編》，淳化軒藏八	不詳
郎世寧畫〈愛烏罕四駿〉一卷	乾隆二十八年	《石渠寶笈續編》，寧壽宮藏一八	臺北故宮
郎世寧、艾啟蒙〈十駿圖〉十軸（踔鐵驄、良吉黃、馴吉驄、勝吉驄、*錦雲雕、*信閑驄、寶吉驄，此七駿為艾啟蒙之作）	乾隆三十七年、乾隆三十八年（寶吉驄）	《石渠寶笈續編》，寧壽宮藏	臺北故宮（踔鐵驄、良吉黃）、北京故宮（馴吉驄、勝吉驄、錦雲雕、信閑驄、寶吉驄）
艾啟蒙畫〈寶吉驄〉圖一軸	乾隆三十八年（據郎、艾〈十駿圖〉之寶吉驄）	《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藏一五	臺北故宮
艾啟蒙〈八駿圖〉八軸	不詳	〈策馬嘯西風〉	南京博物院
賀清泰、潘廷章〈喀爾喀貢馬象〉圖卷	乾隆五十八年	《石渠寶笈三編》；《清代宮廷繪畫》	北京故宮
郎世寧（款）〈柳蔭五駿〉	不詳	《中國嘉德》	不詳
郎世寧（款）〈馬〉（二匹）	不詳	《嘉德四季》	不詳
郎世寧〈雙駿〉	不詳	《天津國拍》	不詳
郎世寧〈八駿圖〉立軸	不詳	《2004中國書畫拍賣大典》	不詳

資料來源：聶崇正，《中國巨匠美術叢書：郎世寧》；聶崇正主編，《清代宮廷繪畫》；韓北新，〈郎世寧繪畫繫年（一—六）〉；萬新華，〈策馬嘯西風：記南京博物院藏艾啟蒙〈八駿圖〉〉，頁76-81；鄧明、王克文編著，《百馬圖說》；《郎世寧畫集》；《石渠寶笈初編、續編、三編》；《中國嘉德》，中國古代書畫，2000春季，編號852；《嘉德四季》，中國書畫（三），2005.03.19-13，北京，編號1756，頁124；《天津國拍》，中國書畫，2001秋季，編號862；《2004中國書畫拍賣大典》，頁125，原上海崇源公司拍賣。From *Beijing to Versailles: Artis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從北京到凡爾賽), 306-307, cat. 121.

資料說明：1. 郎世寧畫〈八駿圖〉一卷（江西省博物館藏）的作畫時間，據該圖詩注「世寧奉詔畫十駿圖現貯於內府」，此圖或應作於〈十駿圖〉（乾隆八年）之後；而韓北新考訂則為乾隆三年。
 2. 王致誠〈十駿馬圖〉一冊，款識無年月，此十駿之名稱、姿態與郎世寧〈十駿圖〉相同，或為同一時期。
 3. 艾啟蒙所繪〈十駿圖〉之〈*錦雲雕〉、〈*信閑驄〉因未見其圖錄，暫時與其他四幅同樣繫於乾隆三十七年，然而〈*信閑驄〉與艾啟蒙於乾隆二十三年所畫同名之〈信閑驄〉，兩幅畫作題款時間不同。
 4. 《天津國拍》之郎世寧〈雙駿〉，另註：「真偽有爭議」。

郎世寧的畫馬作品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對著真馬所畫的寫生畫，由蒙古、哈薩克、愛烏罕（阿富汗）等進貢馬匹之畫作，例如：以〈十駿圖〉為名的十三軸、〈愛烏罕四駿圖卷〉等；第二類是「根據自己多年的觀察、體會而創作的畫幅」，例如：〈百駿圖〉卷、〈柳蔭雙駿圖〉橫幅（鎮江市）、〈八駿圖〉卷（〈郊原牧馬圖〉，北京故宮）、〈八駿圖〉軸（臺北故宮）、〈八駿圖〉軸（「雲錦呈才」（臺北故宮））等。²⁴ 其他畫家所畫的也都是貢馬。而貢馬不是只有出現在表一的畫作裡，除了貢馬圖以外，乾隆皇帝特別喜愛的御馬，也出現在閱武、圍獵等圖像之中。

二、乾隆皇帝的御馬及其圖像

（一）「一生戎馬」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重視自己專用的御馬，雖不是什麼歷史上的創舉，他的御馬卻無論是在數量上以及實際作用方面都無人能出其右，還留下許多圖畫詩文等相關記錄，成為我國歷史之最。透過乾隆皇帝的詩文以及御馬畫作，這些不同於檔案、官書的「史料」亦有助於細緻理解皇帝的御馬，在日常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也在國家儀式裡具有功能意義。我們因而可以認為乾隆皇帝的一生與駿馬關係密切，淵源甚深，這些御馬並不是用來點綴「十全武功」的，而是實踐騎射精神的忠實伙伴。牠們絕大多數是進貢的貢馬，也有極少數是邊臣進獻的。乾隆皇帝的御馬有幾個特徵，包括特殊命名、特寫圖像，而在行圍、大閱、射獵等畫作中也可發現牠們的身影。

乾隆皇帝對先祖的御馬也同樣重視。繼位之後，便對父親雍正皇帝的御馬有妥善安排，因不忍騎用先父之套鞍御馬，乃交付上駟院謹慎終養。²⁵ 乾隆八年（1743），乾隆皇帝奉皇太后東巡盛京故地，瞻仰清太宗昭陵時見到神道有石馬，聽當地故老之言得知：昭陵石馬正是清太宗皇太極生前之御騎，一名「大白」，

24 聶崇正，〈郎世寧的生平、藝術及“西畫東漸”〉，《郎世寧畫集》，頁8-9；另收入《宮廷藝術的光輝》，頁231-234。也有學者認為臺北故宮的兩幅〈八駿圖〉都是哈薩克貢馬的寫實之作，參見馮明珠，〈駿馬天山來——談郎世寧所畫的駿馬〉，頁59。

25 《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4796號，頁2403，雍正十三年九月初十日。滿文原摺見《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31輯，頁687-691。

一名「小白」，當時清太宗體豐鎧重，乘「小白」得日行百里，乘「大白」能行五十里等往事，此二馬還曾於天聰二年（1628）隨征朝鮮。²⁶

細數乾隆皇帝的一生，圍獵可謂是最受重視的活動項目之一，他特別受到祖父康熙皇帝的影響與調教。康熙皇帝於《庭訓格言》中特別教導子孫騎射之道必自幼習成，提到了「人馬相得，上下如飛」；「人能顯馬，而馬亦能顯人」。²⁷ 這些家學，乾隆皇帝確實得到了真傳。十二歲時就侍奉康熙皇帝於南苑、木蘭圍場習圍，即位後每歲春間仍令皇子、皇孫、皇曾孫輩於南苑學習行圍；²⁸ 至於到木蘭圍場，按照舊例上駟院先於四月間，徐驅獵馬至喀喇河屯牧養，以備行圍，待車駕到時，牽至行宮門前呈覽。²⁹

隨著年齡的增加，至少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之前，騎馬的習慣已有改變，自御園至出哨日乘馬，罷圍則開始乘輿轎。³⁰ 且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臂病後，尚能騎射，而「步射養於持滿命中」，騎射能借用馬力，步射則必須全力彎弓，視體力情況而定。³¹ 乾隆三十五年（1770），已是六十歲之齡，「今歲有勸自啓行即宜乘輿者，未從其請也。」³² 次年，行春蒐於南苑，由於自去年秋獵後，已數月不乘馬持弓矢，這次行圍便有「人馬不相習」之感，故而深刻體會「宴安酖毒，古人所之爲戒也。」³³ 乾隆三十九年（1774）春，某日於南苑行圍，僅獲兔二隻，時年六十四，比起乾隆二十年（1755）之時一日獵八兔的成績，他感歎「差足念習勞弗懈之志，非徒誇精力未衰，藉以解嘲耳。」³⁴

26 《御製詩初集》，卷18，頁12-13，〈昭陵石馬歌〉。詩句有言：「太宗馬上得天下，房駟星輝天錫嘏。大白小白協安吉，至今立仗昭陵，貽石馬遐思。」

27 《庭訓格言》，〈二一九 騎射之道，必自幼習成〉，收入雍正皇帝輯錄整理，李健注譯，《康熙皇帝教子格言、康熙皇帝告萬民書》，頁268。

28 《御製詩四集》，卷87，頁11，〈仲春幸南苑即事雜詠〉，詩注有言：余十二歲時恭侍皇祖於南苑習圍，蓋我朝家法最重騎射，無不自幼習勞；今每歲春間仍命皇子、皇孫、皇曾孫輩於此學習行圍，所宜萬年遵守也。乾隆皇帝十二歲之年亦於木蘭圍場侍奉祖父康熙皇帝秋獵，並深得康熙皇帝的寵愛，參見莊吉發，〈關於雍正皇帝繼位的傳說〉，頁45。

29 《御製詩三集》，卷41，頁5，〈至喀喇河屯行宮作〉；《御製詩三集》，卷51，頁19，〈至喀喇河屯行宮作〉。

30 《御製詩二集》，卷90，頁13-14，〈野郵〉。

31 《御製詩四集》，卷96，頁8，〈閱武〉；《御製詩五集》，卷2，頁21，〈箭廳〉。

32 《御製詩三集》，卷92，頁21，〈出哨〉。

33 《御製詩三集》，卷95，頁4，〈春蒐〉。

34 《御製詩四集》，卷20，頁31，〈小獵三首〉。

總之，六十歲以後，「時乘輿輦而行，雖偶易馬不過行十餘里即至行宮（喀喇河屯）耳」。³⁵ 乾隆四十一年（1776），他回憶從前至木蘭，「從無乘輿之事，近因余春秋已逾六十，數年來自行營至看城始乘肩輿，以避曉涼，至上圍仍乘馬。」³⁶ 乾隆四十九年（1784），某次展閱李公麟〈五馬圖〉，感慨年逾七十之後，由於體力不勝控馬，「然今老矣，逾古稱，那似昔年磬控迅，展圖自愧且自憐，石火光陰速誠信」，且有「自愧自憐」之嘆。³⁷

年老的乾隆皇帝再次展閱郎世寧繪於乾隆十三年（1748）的〈準噶爾貢馬圖〉卷，當年為駿馬「如意驄」題贊的翰林梁詩正等諸位詞臣，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只存一位，復命臣工和章，一新耳目；³⁸ 另一方面，他仍然堅持其巡狩傳統，同年，於巴顏陀羅海圍場，連發四矢即中四鹿。³⁹ 年近八十，前往避暑山莊仍照舊例，乘騎起行；⁴⁰ 但他也認為八十歲後，「年已望九，理應節勞，罷乘騎矣」，⁴¹ 卻於次年（1787）八十一歲，自覺精神轉勝，又復乘騎起行。⁴² 至乾隆六十年（1795）為止，啓蹕必乘馬至清河；是年，仍欲依例策馬，御前扈從、大臣等以養尊省勞為宜，是以未至清河，即換肩輿；若是二十年前，「自啓鑾至熱河七日途中終日乘馬！」⁴³

（二）御馬寫真：〈十駿圖〉

所謂的〈十駿圖〉乃是十匹駿馬的畫像，為每匹駿馬做一幅畫軸。〈十駿圖〉有二套，形成時間不同，著錄於《石渠寶笈初編》及《石渠寶笈續編》，並分別收貯於御書房和寧壽宮。因此，或可以〈前十駿圖〉、〈後十駿圖〉，或以〈御書房十駿圖〉、〈寧壽宮十駿圖〉之名加以區別。這二十匹駿馬有十八匹是乾隆年間由各部蒙古王公、台吉等進呈至宮中，成為乾隆皇帝鍾愛的座騎。

35 《御製詩四集》，卷38，頁30，〈至喀喇河屯行宮作〉。

36 《御製詩四集》，卷40，頁22-23，〈木蘭雜詠〉。

37 《御製詩五集》，卷1，頁35，〈再題李公麟五馬圖〉。

38 《石渠寶笈續編》，寧壽宮藏一八，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073，頁383-385。

39 《御製詩五集》，卷26，頁20-21，〈巴顏陀羅海圍場射鹿得句〉。

40 《御製詩五集》，卷40，頁25，〈啟蹕幸避暑山莊即事〉。乾隆五十三年，因上駟院將御馬邊誤，致使乾隆皇帝只得乘輿就道，上駟院官員乃分別議處。

41 《御製詩五集》，卷50，頁25，〈山崖口作〉。

42 《御製詩五集》，卷66，頁24，〈啟蹕幸避暑山莊之作〉。

43 《御製詩五集》，卷98，頁11，〈過清河〉。

二套〈十駿圖〉共二十匹駿馬均有御賜嘉名。〈前十駿圖〉由郎世寧於乾隆八年（1744）獨立完成，同年，乾隆皇帝也有描述此十駿風采之〈十駿圖歌〉。⁴⁴此十駿馬分別命名為：奔霄驄、赤花鷹、雪點雕、霹靂驥、籥雲駛、萬吉驢、闕虎驢、獅子玉、自在驕、英驥子。〈後十駿圖〉由郎世寧和艾啓蒙合繪而成，其中有三駿出自郎世寧之手：紅玉座、如意驄、大宛驢；另七駿出自艾啓蒙之手：馴吉驢、錦雲雕、踏鐵驢、佶閑驢、勝吉驄、寶吉驢、良吉黃。⁴⁵

以「十駿」為名者，尙有王致誠〈十駿馬圖〉冊，若與郎世寧所繪駿馬相較，神態十分相似，是同樣的十匹馬，但〈十駿馬圖〉冊另以山水草坡為背景，有可能是王致誠臨摹郎世寧的畫作而成的。據清人胡據所著《國朝院畫錄》，書中著錄了王致誠的畫冊，其十駿馬之名與〈前十駿圖〉相同。⁴⁶〈十駿圖〉的相關資料見表二。〈前十駿圖〉繪於乾隆八年（1744），換言之，乾隆八年以前，此十駿已充備，錫有嘉名，連同〈後十駿圖〉裡的十匹駿馬各有特色，此僅就所見資料略述之。

1. 霹靂驥

霹靂驥應是最早由乾隆皇帝賜名的御馬，此馬由喀爾喀額駙策凌進獻，策凌還得到內庫上用緞四匹，列入〈折賞事宜〉：

七年二月，奉旨，額駙策楞（凌）所進兔鶻馬，著賜名「喀爾查海」，將內庫上用緞四匹即與伊牽來人帶去賞給，嗣後凡朕賜名馬匹之進貢人，俱照此賞給內庫緞四匹，將此永著為例，欽此。⁴⁷

霹靂驥的毛色是「兔鶻馬」，白色、淡紅色毛相混的馬，賜名於乾隆七年（1742），「喀爾查海」是蒙古語「鷹」的意思。⁴⁸然而，乾隆九年（1744），霹靂驥病故；乾隆皇帝的惜辭詩句憶及：「北窮雁塞範馳驅，東巡遼海周每撫」，舉凡北巡、東巡都同行相隨。⁴⁹此詩復題寫於乾隆八年（1743）郎世寧所畫〈前

44 《御製詩初集》，卷13，頁11-12，〈十駿圖歌〉。此十駿之順序同《石渠寶笈》所著錄十軸之軸序，見表二。

45 這二十幅駿馬圖的典藏情形，見表一。

46 引自聶崇正，〈清代宮廷畫家雜談〉，《宮廷藝術光輝》，頁110。

47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冊3，〈折賞事宜〉，頁907。

48 〈十駿圖〉的命名參見表四。

49 《御製詩初集》，卷22，頁23-24，〈霹靂驥歎〉。詩句云：「霹靂驥者，超勇親王額駙策凌所進，十駿傑出者也，服御多年，今病垂斃，感物傷懷而作是詩。天閑十二龍為侶，驥不多得聞自古；不稱其力稱其德，德力雙兼更難睹；汝為驥子豈其然，久冠驪黃在吾園；北窮雁塞範馳驅，東巡遼海周每撫；資汝之力惜汝軀，肯教下與駑駘伍；騰驥猶具昔年心，芻秣恆減瘡其趾；耳竹離披目星落，向我長鳴不能語。嗚呼自今，秋郊之獸免佗佗，惟有弊帷留待汝」。

表二 〈十駿圖〉駿馬資料一覽表

著錄畫作	馬名	進貢部落、大臣	軸序·年代	高長尺寸
郎世寧 〈十駿圖〉 十軸	奔霄驄	翁牛特貝勒 彭蘇克	第七軸	高四尺二寸，長七尺五分
	籊雲駉	科爾沁王公 達爾馬達杜	第十軸	高四尺一寸，長七尺
	霹靂驥	喀爾喀親王 固倫額駙策楞	第四軸	高四尺三寸，長七尺二寸
	赤花鷹	喀爾喀親王 德欽札布	第八軸	高四尺六寸，長七尺二寸八分
	雪點雕	科爾沁郡王 諾門額爾蘇圖	第五軸	高四尺三寸，長七尺
上等月一 原貯 御書房	*萬吉驄	喀爾喀郡王 多爾濟札爾	第一軸	高四尺二寸，長七尺一寸五分
	*闕虎驄	喀爾喀郡王 澄文札布	第二軸	高四尺六寸，長七尺二寸八分
	*獅子玉	喀爾喀 折布尊丹巴呼圖克圖	第三軸	高四尺三寸，長七尺三寸
	*自在驄	和拖輝特貝勒 誠溫札布	第六軸	高四尺三寸，長七尺二寸六分
	*英驥子	和拖輝特貝勒 誠溫札布	第九軸	高四尺三寸，長七尺五分
郎世寧、 艾啟蒙 〈十駿圖〉 十軸 原貯 寧壽宮	紅玉座	準噶爾台吉 噶爾丹策凌	郎世寧	高五尺一寸，長七尺六寸
	如意驄	準噶爾台吉 噶爾丹策凌	乾隆十三年	高五尺一寸，長七尺四寸
	大宛驄	準噶爾台吉 策旺多爾濟那木扎爾		高四尺八寸，長七尺
	踏鐵驄	準噶爾台吉 噶爾丹策凌	艾啟蒙 乾隆三十七年	高五尺，長七尺三寸
	良吉黃	大學士忠勇公 傅恆		高五尺六寸，長八尺
	馴吉驄	阿爾泰烏梁海總管 塔斯哈		高四尺四寸，長七尺四寸
	勝吉驄	喀爾喀和碩親王 成袞札布		高六尺三寸，長七尺三寸
*錦雲雕	喀爾喀扎薩克多羅貝勒 納木扎爾策蘇楞		高五尺六寸，長七尺七寸	
*信閑驄	內大臣 班第		高六尺一寸，長七尺七寸	
寶吉驄	土爾扈特郡王 策伯克多爾濟	艾啟蒙 乾隆三十八年	高五尺八寸，長七尺三寸	

資料來源：《石渠寶笈》，卷40，頁20-25；《欽定石渠寶笈續編·寧壽宮藏一八》，〈郎世寧、艾啟蒙〈十駿圖〉〉，十軸，頁400-401；〈闕虎驄圖〉一軸圖版，可參見楊伯達，〈郎世寧在清內廷的創作活動及其藝術成就〉，頁12，圖2。唯圖版過小、模糊，原畫軸有滿文詩文；亦可參見王致誠〈十駿馬圖〉冊。

資料說明：1. 尚未能見到該畫軸圖版者以*表示。

2. 每軸均以滿、蒙、漢文三體書寫馬名，並注寫某某所進、尺寸，另有款識、工匠贊。

3. 闕虎驄、馴吉驄、勝吉驄、寶吉驄四軸內含有御製詩文的滿文譯本。

4. 每軸御題詩文多是乾隆皇帝據相關詩作另寫於該軸。⁵⁰

5. 進貢部落、大臣之命，依據資料來源，用字或許另有異寫。

50 〈前十駿圖〉之〈霹靂驥〉軸，其御題「天閑十二龍為侶」等句，見乾隆九年（甲子），見《御製詩初集》，卷22，頁23-24，〈霹靂驥款〉。〈赤花鷹〉軸，其御題「伯樂今難遇」等句，原見於乾隆五年正月〈郎世寧寫生一冊〉十二幅，第一幅畫馬，乾隆六年（辛酉）夏五月御題，六月，梁詩正奉敕敬書；著錄於《石渠寶笈》（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41，頁52；另見《御製詩初集》，卷5，頁23，〈題郎世寧畫馬〉。〈雪點驄〉軸之「雲行者龍陸行馬」等句，見乾隆十三年

十駿圖〉之〈霹靂驥〉軸（參見圖1）。

2. 萬吉驪

乾隆四年（1739）十一月初三日，乾隆皇帝第一次於南苑舉行大閱八旗官兵，當時御騎正是「萬吉驪」。此次大閱由金昆、梁詩正等於乾隆十一年（1746）繪圖紀實。現存〈大閱圖〉之卷三，〈閱陣〉，即可見乾隆皇帝騎乘萬吉驪之戎裝像。⁵¹〈十駿圖〉裡「萬吉驪」的形象也可由王致誠的〈十駿馬圖〉冊裡看出（參見圖2）。

乾隆八年（1743）十月，乾隆皇帝面對自己久乘多年的御騎，馬齒已長，難過之餘首次寫下哀歎之詩。⁵²此匹御騎只名為「白馬」，似乎尚未有特殊的名字，而牠很可能在日後被取名為「萬吉驪」。現存描繪乾隆六年（1741）秋季，首次木蘭圍獵之〈寫照哨鹿圖〉，乾隆皇帝所騎者，可能就是此詩之「白馬」。⁵³（參見圖3）

（戊辰），《御製詩二集》，卷4，頁12，〈龍馬歌題郎世寧所畫〉；又見於雍正六年，郎世寧繪〈郎世寧百駿圖〉一卷，《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藏十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070，頁395-396。〈籥雲駉〉軸之「上都鹽海地寬平」等句，見乾隆六年（辛酉），《御製詩初集》，卷6，頁22，〈閱馬〉。〈奔霄驄〉軸之「烏梁海獻胡青驄」等句，見乾隆二十三年（戊寅），《御製詩二集》，卷81，頁13，〈俊鶻驄歌〉。〈後十駿圖〉之〈紅玉座〉軸，其「不為驥駉為騷裏」等句，見乾隆九年（甲子），《御製詩初集》，卷23，頁8，〈馬嘶〉。〈如意驄〉軸之「凹凸丹青法」等句，見於乾隆十三年（戊辰），〈郎世寧畫準噶爾貢馬圖〉一卷；又見同年，《御製詩二集》，卷1，頁22-23，〈準噶爾貢馬名之曰如意驄命郎世寧為圖而繫以詩〉。〈大宛驄〉軸之「今之哈薩舊大宛」等句，乃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春所寫之〈大宛馬歌〉，見《石渠寶笈續編》（1971年），冊3，頁1425-1426，〈御筆大宛馬歌并識卷〉；《御製詩二集》，卷83，頁4-5；亦見於同年之郎世寧畫〈哈薩克貢馬圖〉一卷，又見於由于敏中奉敕敬書於郎世寧畫〈八駿圖〉卷、〈八駿圖〉軸（雲錦呈材）。艾啟蒙〈後十駿圖〉之〈踣鐵驄〉，其「駿馬多意氣」等句，見乾隆16年（辛未），《御製詩二集》，卷30，頁18-19，〈駿馬〉。〈良吉黃〉之「千里徑循東」等句，見乾隆二十年（乙亥），《御製詩二集》，卷58，頁27，〈和李嶠雜詠詩百二十首韻·馬〉。〈勝吉驄〉之「平原草色著」等句，見乾隆五年（庚申），《御製詩初集》，卷4，頁2，〈閱馬〉。〈馴吉驄〉之「肥壤挾川阿」等句，見乾隆八年（癸亥），《御製詩初集》，卷16，頁23，〈閱馬〉。〈寶吉驄〉軸之「土爾扈特親王」等句，亦見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御製詩四集》，卷16，頁25-26，〈寶吉驄〉；〈寶吉驄〉（坡樹下竿繩繫馬）之〈御製詠寶吉驄〉，由梁國治奉敕敬書。其他如〈闕虎驄〉等各軸，由於未見過圖版尚不能了解御題詩文的內容。

51 〈大閱圖〉四卷，《石渠寶笈續編》，重華宮藏十二，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071，頁690-694。〈大閱圖〉共手卷四卷，分別為〈幸營〉、〈列陣〉、〈閱陣〉、〈行陣〉，現存僅兩卷，〈列陣〉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第三卷〈閱陣〉圖版見Christie's (HK), 2004.4.25, pt. 3。圖版說明見頁208。

52 《御製詩初集》，卷19，頁5，〈惜白馬〉。詩云：「白馬我久乘，馴良性久諳。於今齒加長，不能備六駟。四蹄憶龍驤，雙耳猶竹筴。向我臨風嘶，無邊感慨含。」

53 此〈寫照哨鹿圖〉軸，北京故宮博物院藏，參見楊伯達，〈郎世寧在清內廷的創作活動及其藝術成就〉，頁11；聶崇正，《郎世寧》，頁18-19。

乾隆十一年（1746）春，至南苑行圍時看見年老的萬吉驢，乾隆皇帝不禁有感而發。讚稱萬吉驢為十駿之首，「天閑十二盡騶裏，此馬德勝最所臧」，⁵⁴「天閑」是指皇帝養馬的地方，「騶裏」指良馬，而即使在萬吉驢物故之後，其地位也是其他御馬所無可取代。

3. 獅子玉

獅子玉為喀爾喀蒙古的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所進，地位自然不同凡響。喀爾喀蒙古素以「九白之貢」進獻於朝廷，據《理藩院則例》記載：「喀爾喀圖什業圖汗、車臣汗、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每年均准貢九白，用白駝一隻，白馬八匹，此外蒙古王公等不得擅進九白。每年哲布尊丹巴胡圖克圖進白馬八匹，白駝一隻，由理藩院奏明咨送本院，交左司分派各群廄餵養。」⁵⁵獅子玉的圖像可參見圖4。

4. 如意驄

如意驄為郎世寧所繪〈後十駿圖〉之一，是準噶爾噶爾丹策凌進貢，來自於哈薩克所產駿馬，亦即所謂的「大宛馬」。在此之前，「大宛馬」似不多見，郎世寧〈前十駿圖〉之「赤花鷹」為喀爾喀親王所進獻，其產地也是「大宛」。⁵⁶如意驄為乾隆八年（1743），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凌遣使臣圖爾都所貢，當時大臣梁詩正等形容牠：「玉質純素，隱有青文，度今尺高五尺一寸，長七尺四寸，準周尺高八尺有奇，而長丈有二尺，厥性和柔，駸駸絕足。」⁵⁷前後幾年，清朝與厄魯特準噶爾部關係暫時和緩，往年準噶爾多進貢貂皮，乾隆十二年（1747）新春，復遣使來朝進貢「大宛馬」。⁵⁸後來乾隆皇帝將乾隆八年所進賜名曰「如意驄」，命郎世寧為圖，即是〈後十駿圖〉之〈如意驄〉軸，並題有詩句紀念⁵⁹（參

54 《御製詩初集》，卷30，頁5，〈萬吉驢惜辭〉。

55 《理藩院則例》，卷17，貢輸，頁188。

56 《御製詩初集》，卷13，頁11-12，〈十駿圖歌〉。據「赤花鷹來大宛鄉」之句。

57 〈郎世寧畫準噶爾貢馬圖〉一卷，《石渠寶笈續編》，寧壽宮藏一八，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073，頁383。此圖藏於巴黎人類博物館，圖版參見*From Beijing to Versailles: Artis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從北京到凡爾賽），306-307, cat. 121. 唯此圖版只有局部，不能看到馬匹。

58 〈宴準噶爾夷使〉，《御製詩文十全集》，卷3，頁15；另見《御製詩初集》，卷37，頁4。詩句有言：「宛馬以看來萬里」（詩注：準噶爾接哈薩克部落，古大宛也，準噶爾向惟貢貂，今加進馬，以表其敬，蓋自大宛得之）。此為乾隆十二年間之事，如意驄可能是此年才命名。

59 〈準噶爾所進大宛馬名之曰如意驄命郎世寧為圖而繫以詩〉，《御製詩文十全集》，卷3，頁15；另見《御製詩二集》，卷1，頁22-23。此為乾隆十三年間之事。

見圖5)。同年(1748)正月,郎世寧也畫〈準噶爾貢馬圖〉一卷,即是描繪進貢如意驄的情景。⁶⁰

5. 闕虎驕

乾隆八年(1743)七月,乾隆皇帝奉皇太后前往盛京謁祖陵,再至木蘭秋獮兼習軍事,與八旗軍旅饒獲麋、鹿之獸,又以鎗獵殺老虎一隻。⁶¹對照現存〈刺虎圖〉,圖中立馬應爲此闕虎驕(參見圖6)。闕虎驕爲喀爾喀親王澄文扎布所進,王致誠〈十駿馬圖〉冊之〈闕虎驕〉的姿態與郎世寧〈十駿圖〉所繪形像相同(參見圖7)。

有關闕虎驕的圖像至少還有:乾隆九年(1744),郎世寧、唐岱繪〈春郊試馬圖〉,共馬十一匹,其中乾隆皇帝所乘乃此闕虎驕。⁶²又現存〈南苑試馬〉立軸,乾隆皇帝於南苑試騎此闕虎驕,此圖曾由烏里雅蘇臺將軍永琨,奉敕送交避暑山莊澹泊敬誠殿貯。⁶³〈射獵聚餐圖〉看城旁的二匹駿馬,其一亦爲闕虎驕(參見圖8)。〈木蘭圖〉四長卷,有三處可見闕虎驕。⁶⁴

乾隆十五年(1750)春,乾隆皇帝見闕虎驕已老,感嘆其「十駿」之「三巨擘」已凋零,其中萬吉驕、霹靂驤早已物化,只存此闕虎驕;復憶及刺虎往事,詩曰:「向資汝力效騰蹕,那教於菟潛林莽」,而闕虎驕的反應,乾隆皇帝形容:「不必受鞍宛相識,昂藏似欲迎人語;心有餘兮力不足,使我不忍頻顧汝。」⁶⁵乾隆十八年(1753)春,乾隆皇帝至南苑行圍,闕虎驕依然健在,亦顧戀不捨,乃紀詩號爲「馬中仙」,牠也可能是前十駿中最長壽的;同年,乾隆皇帝以水墨畫闕虎驕,於畫卷引首題寫:「雄姿如昨」。⁶⁶此後每次到南苑行圍必定牽視,乾

60 〈郎世寧畫準噶爾貢馬圖〉一卷,《石渠寶笈續編》,寧壽宮藏一八,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073,頁383-385。

61 《御製詩初集》,卷17,頁21,〈射虎行〉。詩句有言:「乍見白額出林叢,鼻頭出火人思刺。期門飲飛驃驂驕,驅之草淺平川地。四圍重排雪鋒鎗,負嵎空憶難迴避。唐弓夏箭出囊韃,命中已決眈眈眚」。這首詩中並沒有注明當時所騎爲「闕虎驕」,有可能是還沒有夾寫註解的習慣,也可能還沒有命名。

62 郎世寧、唐岱〈春郊試馬圖〉卷,圖版見Michel Beurdeley, *Castiglione*, 58-59。

63 〈南苑試馬〉立軸,圖版見Christie's (HK), 2001.4.29, pt. 2, 頁582。

64 郎世寧、金昆等〈木蘭圖〉四長卷之〈行營〉,圖版見《木蘭圖與乾隆秋季大獵之研究》,頁102。

65 《御製詩二集》,卷17,頁6,〈闕虎驕惜辭〉。

66 《御製詩二集》,卷40,頁1-2,〈闕虎驕〉。詩云:「養老育林苑,馳驅將廿年;驚看來碩果,竄忍被文韉;驕(萬吉)驕(箭雲)今何在(所謂三良馬也),驂驕幸尚全;銜恩違良遇,合號馬中仙」。此詩中把「箭雲駃」列入最佳三駿之一,前詩則選以「霹靂驤」。而「馳驅將廿年」可能指闕虎驕的年齡。〈御筆畫闕虎驕〉一卷,《石渠寶笈續編》,冊7,頁3900,本幅題詩同上〈闕虎驕〉。

隆二十三年（1758）春，乾隆皇帝見到了闕虎驕，他題詩留念：

我之十駿皆權奇，其九敝惟一已老；老者其名闕虎驕，十裡巨擘匹者少；齒長休養又多年，碩果不食猶英矯；每來南苑必牽視，顧我長鳴意如惱；承平致力無過獵，何由卻出古北道；馬乎馬乎尚若斯，固宜入中有結草。⁶⁷

6. 佶閑驕

佶閑驕為內大臣班第所進獻，也繼萬吉驕、闕虎驕之後，乾隆皇帝行圍射獵的最佳幫手。乾隆二十年（1755）春，於南苑行圍即乘「佶閑驕」，又命郎世寧等，描繪此次行圍之〈射獵圖〉。⁶⁸（參見圖9）

乾隆二十三年（1758）春，再到南苑行圍也御此馬。⁶⁹是年，賦有〈佶閑驕歌〉，詩中形容佶閑驕的德力雙全之處：「凡馬遇獸近身未有不駭軼者，時有獐奔從胯下竄過，驕飛馳如故，蹙之而仆迴，鞚輒命中。」⁷⁰郎世寧於同年季春，設色畫〈佶閑驕〉一軸，以「松蘿花草，坡上竿繩繫馬」的構圖傳世⁷¹（參見圖10）。數年後，艾啓蒙再繪製成爲〈後十駿圖〉之一。

佶閑驕還出現在其他畫作，例如：〈馬術圖〉所示，乾隆皇帝乘此佶閑驕觀看馬術表演⁷²（參見圖11）。〈閱駿圖屏〉，圖中三人所牽駿馬，亦爲佶閑驕。⁷³（參見圖12）

佶閑驕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秋獮結束後，即留養於避暑山莊。乾隆二十七年（1762），乾隆皇帝前來行圍，已發覺佶閑驕已漸形衰老，佶閑驕曾經在乾隆皇帝於「木蘭馳射一鹿時，忽遇深溝，佶閑驕飛越若平地」，如今追憶從前，

67 《御製詩二集》，卷77，頁14，〈闕虎驕嘆〉。

68 《御製詩二集》，卷56，頁16-17，〈行圍三首〉。郎世寧等繪〈射獵圖〉，圖版見《郎世寧畫集》，頁128，圖上題寫御筆御製詩。

69 《御製詩二集》，卷77，頁13，〈行圍三首〉。

70 《御製詩二集》，卷77，頁14-15，〈佶閑驕歌〉。詩云：「驥不稱力稱其德，佶閑驕者德力全。萬吉惟裡闕虎老，繼其後者唯斯焉。去秋大蒐木蘭鹿，箭不虛發倒應弦。今春小試南海子，驚獐蹙斃無勞鞭。歎玉逐星乃餘事，馴良若此誰比肩。儲英惠駿備天御，吾更因之廐育賢。」

71 《石渠寶笈續編》，乾清宮藏一五，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070，頁397。此軸之〈御製佶閑驕歌〉為于敏中奉敕敬書。

72 郎世寧等〈馬術圖〉橫幅，圖版見聶崇正主編，《清代宮廷繪畫》，頁165-169。據圖版說明，此圖描繪乾隆十九年，乾隆皇帝於避暑山莊接見蒙古輝特部阿睦爾撒納等人的情景，本圖作於乾隆二十年，曾懸掛於避暑山莊卷阿勝境殿內。韓北新認為此圖中乾隆皇帝的乘騎為〈前十駿圖〉之〈赤花鷹〉，疑誤，見韓北新，〈郎世寧繪畫繫年（三）〉，頁107。

73 郎世寧等〈閱駿圖屏〉，圖版見聶崇正主編，《清代宮廷繪畫》，頁154；《郎世寧畫集》，頁131-132。

除了留下感嘆之詩，還白描畫佶閑驪，於引首題寫：「嘉其壯志」。⁷⁴

7. 錦雲騅

錦雲騅來自喀爾喀蒙古，乾隆二十六年（1761）春，乾隆皇帝奉皇太后西巡五臺山，連續三次皆遇雪。此次前來，因為有錦雲騅，使得乾隆皇帝能夠在雪路溼滑地上平穩騎乘。所到之處舉凡：黛螺頂，「策我雲錦騅，遂至金輪刹」；⁷⁵ 千佛洞，「我乘錦雲騅，穩於輕步輦」，⁷⁶ 沿途留下深刻印象。同年（1761）七月，往熱河途中遇十年罕見之大雨，乾隆皇帝騎乘平穩，「行潦錦雲騅，如履地騰蹕，滑刺霑淖中，穩步忘動搖」。⁷⁷

乾隆三十一年（1766），錦雲騅雖是一匹能驍騰能持重之「神驥」，也已年老退休數年，乾隆皇帝仍時命役人牽來撫視，並認為「久經致力應致憐，詎謂天閑今乏大宛種。」⁷⁸ 至乾隆三十九年（1774）木蘭秋獵時，錦雲騅早已物故多年，尚憶起「豈以力稱駿，端因德號良」，當年雪後度長城的往事。⁷⁹

8. 寶吉驪

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爾扈特部蒙古歸順清朝，成為舉國矚目的大事。是年，策伯克多爾濟從渥巴錫來歸，入覲，詔封和碩親王，並進獻金刀及駿馬。此馬來自色爾克斯。色爾克斯為「洪裕爾」所屬，界鄰俄羅斯。對清朝來說哈薩克馬已不常見，而色爾克斯地處哈薩克西北，其馬遠來尤為難得。此歸附又貢駿馬之事特載於《蒙古王公表傳》。⁸⁰

此馬調習經歲，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帶至木蘭秋獵行圍，性果馴良，錫名為「寶吉驪」。同年，艾啓蒙為寶吉驪繪有二圖，其一為〈後十駿圖〉之〈寶吉驪〉軸，其二構圖為〈坡下竿繩繫馬〉一軸⁸¹（參見圖13、圖14）。至少從乾隆

74 《御製詩三集》，卷26，頁11，〈佶閑驪嘆〉。〈御筆佶閑驪並圖〉一卷，《石渠寶笈續編》，冊4，頁2367。

75 《御製詩三集》，卷11，頁20，〈跋馬至黛螺頂〉。

76 《御製詩三集》，卷11，頁26-27，〈遊千佛洞得古體四十韻〉。

77 《御製詩三集》，卷15，頁19，〈行潦一首〉；頁20，〈石槽行宮駐蹕遺緒〉。

78 《御製詩三集》，卷58，頁4，〈錦雲騅歎〉。

79 《御製詩四集》，卷24，頁204，〈賦得九方數相馬·得黃字八韻鄉試題〉。

80 《蒙古回部王公表傳》，第一輯，卷103，傳87，頁668-669，〈扎薩克和碩布延圖親王策伯克多爾濟列傳〉。

81 此二軸〈寶吉驪〉均有御製詩文，列於〈後十駿圖〉者為乾隆皇帝御筆，「坡樹下竿繩繫馬」構圖者，為梁國治奉敕敬書；另見《御製詩四集》，卷16，頁25-26，〈寶吉驪〉。

三十八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3-1776），每年到木蘭圍場均御此寶吉騮行圍。⁸²

9. 錦雲駿

乾隆四十九、五十年（1784-1785），於木蘭圍場所御為錦雲駿，乾隆皇帝還有「一箭殪雙鹿」的收獲，尤其圍獵時，廐子自馬腹下穿四足而過，錦雲駿仍穩馳如常；乾隆五十年，自木蘭圍獵結束，命畫院為圖；乾隆五十一年（1786）春，圖已繪成再攜至南苑，進行春獵。⁸³ 乾隆五十三年（1788），乾隆皇帝所寫的〈題射鹿行樂圖〉可能就是描繪此事之作。⁸⁴（參見圖15）

從乾隆八年（1743）郎世寧繪成〈前十駿圖〉十軸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止，已逾三十餘年，乾隆皇帝擁有眾多御馬，但並非每一匹駿馬都是經常騎乘行圍。乾隆四十一年，乾隆皇帝於避暑山莊以和闐貢玉題寫〈玉鏤八駿歌〉，此「八駿」乃自前、後十駿各選四駿。中選之八駿包括：萬吉騮、闕虎騮、霹靂驥、赤花鷹、佶閑騮、如意驄、錦雲騮、寶吉騮，其名其事，賦歌如下：

引領仍屬萬吉騮，以德弗以力致祥；騮稱闕虎星降房，雄姿威服於菟藏；俊逸獨是霹靂驥，木蘭圍裡殲天狼；赤花鷹似朵雲翔，馱彼飛隼相低昂；有騮佶閑鳥中風，海子蹇蹇跨下獐；厄魯所進如意驄，鮮身汗血氣開張；錦雲騮穩坐玉床，雪山潦途健步康；寶吉騮來最後行，洪豁爾遠天一方。⁸⁵

賦歌讚頌之餘，仍再次強調「八駿」之數雖符古語，但絕不是取法傳說中周穆王之肆遊尋趣，而是表彰牠們對於清朝重視戎馬騎射的貢獻。

其他於御製詩集裡見有御馬之名而圖像不詳者，尚有：乾隆十八年（1753）冬，至戒臺訪名刹，當時御馬名「相吉騮」。⁸⁶ 乾隆十九年（1754）夏，東巡自避暑山莊啓蹕，與蒙古諸部圍獵，所乘馬名「順吉驎」。⁸⁷ 乾隆二十年（1755），奉

82 《御製詩四集》，卷39，頁7，〈玉鏤八駿歌〉。

83 《御製詩五集》，卷21，頁12-13，〈錦雲良駿歌〉。據御製詩所言，應有騎獵之圖，該圖為何則有待進一步考察。

84 《御製詩五集》，卷41，頁14，〈題射鹿行樂圖二首一韻〉。但是此詩中有「十年前事圖行樂」之句，而一射雙鹿之事應只有乾隆四十九年，也就是四年前，而非十年前，這其間的矛盾尚待查明。

85 《御製詩四集》，卷39，頁6-7，〈玉鏤八駿歌〉。此所謂「玉鏤」的製作形式有待考察。

86 《御製詩二集》，卷44，頁19-20，〈初至戒臺六韻〉。

87 《御製詩二集》，卷51，頁10，〈小獵〉。

皇太后啓程塞外，木蘭秋獮，所乘御馬爲「安吉驄」；⁸⁸ 此次行圍，有新附厄魯特蒙古台吉前來謁見，安吉驄也如當年的闕虎驪，行圍伊綿溝之時，守園苑之官來報有虎，乾隆皇帝率虎鎗乘此安吉驄飛奔追趕，一發而殲之。⁸⁹

乾隆二十三年（1758），木蘭秋獮時也曾御乘「俊鵲驄」行獵，據御製詩〈俊鵲驄歌〉所載，此駿馬是烏梁海蒙古所獻，經過牧養調教之後，備駕秋圍，「左旋右抽盡如意，發小殲大皆從容」；⁹⁰ 此駿馬於《西域圖志》亦有說明，是爲厄魯特蒙古準噶爾部之土產。⁹¹ 烏梁海地方的馬，似乎頗有名氣，朝廷曾於烏梁海買駿馬，至即於圍中試射。⁹² 這首御製詩不知何時乾隆皇帝又題寫於郎世寧〈前十駿圖〉之〈奔霄驄〉軸畫上。另外，乾隆四十七年（1782），於木蘭圍場經伊瑪圖口小獵時，所騎御馬爲「端吉駿」。⁹³

由於資料不足，一些駿馬只見有圖像尙不能詳確其名號：例如：〈獵鹿圖〉（參見圖16）。郎世寧、方琮所繪〈叢薄行詩意圖〉，圖中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皇帝所乘者，似爲上述之「佶閑驪」⁹⁴（參見圖17）。乾隆二十三年冬，乾隆皇帝〈大閱圖〉軸也是一幅極爲有名的畫作，爲郎世寧所繪；此次大閱所乘駿馬相較乾隆四年（1739）初次大閱所騎爲「萬吉驪」，兩者馬匹不同；其毛色又與「佶閑驪」有細部差異，是否確爲寫實之作，有待進一步考察。⁹⁵（參見圖18）

其他貢馬圖記錄了來自哈薩克、愛烏罕、拔達山、廓爾喀等屬國貢馬，有的留存至今也都是著名、出色的宮廷繪畫。這些貢馬圖曾經是乾隆時代君臣共同創

88 《御製詩二集》，卷59，頁16，〈過清河〉。

89 《御製詩二集》，卷59，頁23，〈射虎行〉；《御製詩三集》，卷95，頁5，〈射虎行〉；《御製詩五集》，卷72，頁2-3，〈射虎川〉。

90 《御製詩二集》，卷81，頁13，〈俊鵲驄歌〉。

91 《西域圖志校注》，卷43，土產，準噶爾部，頁551-552。

92 《御製詩三集》，卷42，頁11，〈進伊瑪圖口行圍即事〉。

93 《御製詩四集》，卷92，頁27，〈進伊瑪圖口小獵即事得句〉。

94 關於〈叢薄行詩意圖〉，圖版見聶崇正主編，《清代宮廷繪畫》，頁196-197；相關研究參見劉潞，《〈叢薄行詩意圖〉與〈清高宗大閱圖〉考析——清代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圖像見證》，頁15-26，該圖軸繪於乾隆二十三年九月初四日，于敏中奉敕敬書〈御製叢薄行〉，此詩另見於《御製詩二集》，卷81，頁15-16。

95 聶崇正、韓北新均誤將此圖認作是描繪乾隆四年的南苑大閱，韓北新亦誤定此圖繪於乾隆十二年，見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頁151；《郎世寧》，頁28；韓北新，〈郎世寧繪畫繫年（五）〉，頁73。據朱家潛、劉潞之考察應爲乾隆二十三年之作。韓北新又認爲此御騎爲〈前十駿圖〉之〈赤花鷹〉，毛色雖相像，但此圖若爲寫實之作恐怕也不正確，如前文所述，〈前十駿圖〉中只有闕虎驪存活至乾隆二十三年以後。

作欣賞、題詞作賦的焦點，也是朝廷重要的展示品，以示外藩。⁹⁶

來自內陸中亞地區的貢馬雖然十分高大，卻不是乾隆皇帝行圍狩獵的伴侶，他自己曾說：「上駟院御馬皆蒙古地所產，閑習調良，向年行圍所乘必用此。至哈薩克、布魯特馬祇可供行路之用，不可御以行圍也。」⁹⁷由此可知，上述那些包括在前、後〈十駿圖〉裡的蒙古馬，經過上駟院的調教，能夠在實際的圍獵時有最好的搭配效果，才能成為乾隆皇帝重視的御馬。哈薩克、愛烏罕等貢馬資料僅以表三略示，圖文內容及相關背景亦可參見表三之資料來源。郎世寧〈八駿圖〉卷（乾隆二十四年，1759），為哈薩克所貢八駿與愛烏罕四駿，其命名均收入《增訂清文鑑》、《五體清文鑑》，以下將繼續討論貢馬的命名。

三、為馬命名：多種語文合璧

貢馬圖除了駿馬的形象逼真之外，最引人注目的特徵之一即是其不同凡響的名稱。我國歷史上有名的御馬不少，例如：唐太宗的「昭陵六駿」各有其名；⁹⁸唐玄宗的御馬「照夜白」，韓幹曾作畫存其形象；⁹⁹北宋李公麟〈五馬圖〉，其中有四馬亦可確知其名。¹⁰⁰這些御馬主題的作品，也為後人所摹畫。

蒙古部族的汗，都有個響亮的名號，同樣地，他們的馬，也都有個漂亮的名稱，以表示其非比尋常的地位。¹⁰¹清初蒙古史家薩岡徹辰所著《蒙古源流》，記載蒙古史事甚詳，諸位蒙古大汗與貴族都有名馬，包括：俺答汗、太松合罕、也先合罕，脫歡太師等他們的座騎都有其名；¹⁰²第三輩達賴喇嘛至蒙古傳播佛法的乘騎，也有特殊名號，稱為「大如意寶」的裘驢，據《蒙古源流》描述，牠踏出蹄印的石頭上，化現了六字真言，眾人見了便以至誠信仰之。¹⁰³

96 《御製詩四集》，卷4，頁23-24，〈八駿圖，戒奇物懲佚遊也〉。關於此詩作於稍後馬匹詞彙部分會再提到。

97 《御製詩五集》，卷1，頁35，〈再題李公麟五馬圖〉。

98 昭陵六駿之名：竦露紫、拳毛騶、白蹄烏、特勒驃、青驪、什伐赤。金代畫家趙霖，〈昭陵六駿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見《百馬圖說》，頁32-34。

99 韓幹〈照夜白〉，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見《百馬圖說》，頁4。

100 李公麟〈五馬圖〉，五馬之名：鳳頭驄、錦膊驄、好頭赤、照夜白、滿川花。日本私人收藏，圖版見《百馬圖說》，頁24-26。

101 (俄)符拉基米爾佐夫著，劉榮焄譯，《蒙古社會制度史》，頁282-283。

102 烏蘭，《〈蒙古源流〉研究》，頁270、274、276、355。

103 烏蘭，《〈蒙古源流〉研究》，頁427。

表三 郎世寧〈八駿圖〉、〈拔達山八駿圖〉〈愛烏罕四駿〉、艾啟蒙〈八駿圖〉、賀清泰、潘廷章〈廓爾喀所貢象馬圖〉馬匹資料一覽表

畫作·年代	馬名	進貢部落、大臣	毛色	高長尺寸
郎世寧〈八駿圖〉 一卷 乾隆二十四年	浴注駿 歎玉驄 錦雲駟 蒼龍驥 繡鐵騮 明月題 雪圍花 星文驎	哈薩克 阿布爾畢斯 哈薩克 霍集伯爾根 哈薩克 喀拉巴拉特 哈薩克 阿布賴 哈薩克 額爾壘 哈薩克 輝格爾德 哈薩克 阿畢里斯 哈薩克 圖里拜	淺黑色 青白色 紅白花色 白色 黑色 黑紅色 純白色 褐色	高五尺一寸，長七尺五寸 高四尺八寸，長七尺四寸 高四尺七寸，長七尺二寸 高四尺七寸，長七尺 高五尺一寸，長七尺八寸 高四尺九寸，長七尺五寸 高四尺七寸，長七尺二寸 高四尺九寸，長七尺三寸
艾啟蒙〈八駿圖〉 八軸 年分不詳	翰如駱 曦馭黃 蒼艾駟 掣電駢 箭雲駱 飛霞駒 同吉黃 炯星駒	哈薩克 阿布賚 愛烏罕 愛哈穆特沙 哈薩克 阿布爾巴穆畢特 喀爾喀公 額爾克沙拉 喀爾喀多羅郡王 車希敦查布 哈薩克 阿布爾畢斯 準噶爾台吉 喇嘛達拉濟 副都統 鄂博什		高五尺六寸，長八尺二寸 高五尺九寸，長七尺九寸 高五尺四寸，長八尺七寸 高五尺四寸，長八尺三寸 高六尺二寸，長八尺八寸 高五尺三寸，長八尺一寸 高五尺六寸，長八尺五寸 高六尺一寸，長八尺七寸
郎世寧〈拔達山八駿〉 一卷 乾隆二十五年	洱海驪 祥霞驥 堅昆鶻 玉題駿 箭雲駟 服遠駒 送喜驄 紫電駟	拔達山汗 素爾坦沙	白色 赭白色 青白色 黑色 銀褐色 黑色 青白色 紫色	
郎世寧〈愛烏罕四駿〉 一卷 乾隆二十八年	超洱驄 徠遠駒 月蠟駟 凌崑白	愛烏罕汗 愛哈莫特沙	青色 赤黑色 黃白色 白色	高七尺六寸，長八尺四寸 高七尺七寸，長八尺四寸 高七尺八寸，長八尺三寸 高七尺五寸，長八寸三寸
賀清泰、潘廷章 〈廓爾喀所貢象馬圖〉 一卷 乾隆五十八年	紫雲驥 鳳臆駟	廓爾喀 拉特納巴都爾		高四尺六寸，長六尺八寸 高四尺三寸，長六尺

資料來源：《欽定石渠寶笈續編·寧壽宮藏一八、淳化軒藏八》，頁390-391，727；《欽定石渠寶笈三編·乾清宮藏一三》，頁105；萬新華，〈策馬嘯西風：記南京博物院藏艾啟蒙〈八駿圖〉〉，頁76-81。

資料說明：1. 空白欄位表示尚未發現相關記載，此暫缺。
2. 郎世寧此三圖卷，形式相當接近。
3. 進貢部落、人名其寫法依照資料來源，或許另有異寫，此不一一注出。

滿洲、蒙古草原社會的命名傳統，具有民族特色，他們喜歡以動物的名稱爲子女命名，而乾隆皇帝則特別喜歡以各種勇猛或名貴的動物爲自己的寵物命名。¹⁰⁴出現在蒙古、滿文典籍裡記錄馬匹毛色，也可能被看成是特徵與名號；¹⁰⁵這些蒙文、滿文毛色，對於漢民族來說，其特殊性或許也像是特殊命名一般，但是就乾隆皇帝的貢馬、御馬來說，毛色並不能算是真正的命名。

(一)〈十駿圖〉的命名特色

以漢文馬名來看，一般情況是包括了形容特色之詞與毛色辭彙，例如：闕虎驪，「闕虎」是特色，意爲發怒的老虎，驪是指毛色。強調駿馬的特色，也是指其「德性」，例如：如意驄，「驄言其色，如意言其德也。」¹⁰⁶也有漢名全是形容之詞，例如：「紅玉座」、「獅子玉」等，就沒有選用「驪」、「驄」等字。

上述前〈十駿圖〉之一，「霹靂驤」是匹「兔鶻馬」，意爲「紅白馬」，此乃就毛色而言，「喀爾查海」即是蒙古語「鷹」，依此可知，其賜名未用滿文「鷹，giyahūn」，反而以蒙文命名，也許是因爲這些都是蒙古方面進獻的馬匹。從滿、蒙文名字來看，以飛禽猛獸命名，包括：鷹、雕、隼、虎、獅等，是郎世寧〈前十駿圖〉的重要特徵，除了「萬吉驪」、「自在驕」之外均是如此。其中「雪點雕」即是「接白雕」，「接白」意指上黑下白，其實滿、蒙文也指出了就是喜鵲的羽色。總之，滿文、蒙文命名字義相近，描述特徵，而漢文用字較重視「德性」的典雅表現。

以蒙古文命名的特色，也直接表現在王致誠〈十駿馬圖〉冊，此圖冊內駿馬名字的書寫方法，此與郎世寧、艾啓蒙的前、後〈十駿圖〉二十軸不同。前、後〈十駿圖〉以滿、蒙、漢三體文字書寫其名，而王致誠的畫冊只單寫一種，正是以滿文字母音譯、拼寫的蒙文。此種音寫蒙文的表現方法十分特殊，寫的是滿文，卻實爲蒙古語，而且只保留蒙文命名的形容詞部分。這些音寫蒙文應是根據滿洲人的語言習慣而拼寫的蒙古文，也成爲新創的滿文字彙。郎世寧之〈前十駿圖〉與王致誠〈十駿馬圖〉冊漢文與滿、蒙文的命名書寫比較，參見表四。

¹⁰⁴ 乾隆皇帝爲其寵物的命名研究，參見莊吉發，〈郎世寧《十駿犬》命名由來〉，《清史拾遺》，頁144-148；莊吉發，〈策馬長城外——蒙古滿洲的馬政〉，《清史拾遺》，頁150-152。

¹⁰⁵ 例如：蒙文、滿文版本的《老乞大》已出現各色馬匹名目。莊吉發，〈《清語老乞大》與漢語《老乞大》的比較研究〉，《清史論集（一）》，頁87-89。

¹⁰⁶ 〈郎世寧畫準噶爾貢馬圖〉一卷，《石渠寶笈續編》，寧壽宮藏一八，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冊1073，頁383。

表四裡的後五匹駿馬，滿蒙文空白欄位乃因目前沒有〈前十駿圖〉的圖版資料可以參考，暫缺。對應於〈十駿馬圖〉冊所示的讀音，可知亦是蒙古語音，觀其文字又是滿文，與前五圖形式相同。例如：著名的「闕虎驕，bar batur」，bar是音寫自蒙古bars，意為老虎，batur則音寫自蒙文bayatur，意為英雄、勇敢的，因此，闕虎驕是一匹勇如老虎的驕馬；「獅子玉，has arsalan」的「has」意為蒙古語「玉」，蒙文拼寫做「qas」，滿文音寫做「has」。

表四 郎世寧〈前十駿圖〉與王致誠〈十駿馬圖〉冊命名比較一覽表

郎世寧〈前十駿圖〉十軸			王致誠〈十駿馬圖〉冊
漢文	滿文(漢譯)	蒙文	音寫蒙文
赤花鷹	cakiri giyahūn keire alha (蘆花鷹棗驕花馬)	tarlang qarčayai keger alqa	tarlang harcagai
雪點雕	saksaha daimin cabdara alha (接白雕銀鬃花馬)	čayčayai bürgüd čabidar alqa	cagcahai burgut
霹靂驥	hūdun giyahūn fulgiyan suru (快速如鷹的紅白馬)	hurdu qarčayai sirjol	hürdu harcagai
縉雲駃	kuri daimin keire alha (虎斑雕棗驕花馬)	qurudu bürgüd keger alqa	hūrutu burgut
奔霄驄	akdun arsalan fulan (結實如獅的青馬)	batu arslan boro	batu arsalan
*萬吉驕			tumen belektu (萬吉)
*闕虎驕			bar batur (勇敢的老虎)
*自在驕			tumen jirgal (萬福)
*英驥子			idegelte ider nacin (可信賴、強壯的游隼)
*獅子玉			has arsalan (玉獅子)

資料來源：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宮廷繪畫》；謝鳳崗輯，《郎世寧畫集》。莊吉發，〈策馬長城外——蒙古滿洲的馬政〉，頁149-156。

資料說明：1. *表示尚未見到該圖軸的出版圖錄，因此不解其滿蒙文命名情況，此據〈十駿馬圖〉冊之音譯蒙文推測漢文命名，並據之復原蒙文，注明語意。

2. 在蒙文命名裡有若干拼寫法與現代不同，如：「快速，qurudu」，《御製五體清文鑑》，寫做quruudu，現代蒙文寫作qurdu。「白脊樑的，tarlang」，現代蒙文寫作tarlan。

據表五所示，郎世寧、艾啟蒙〈十駿圖〉馬匹的命名也頗有特色。爲了表示「如意驄」做爲準噶爾蒙古進獻的重要意義，其滿文命名意爲：祥瑞有壽的青白毛色駿馬；蒙文意思與滿文相近，意爲：奇異有福壽的青灰色駿馬，這裡的「如意」不是指那種靈芝或雲朵狀，供玩賞並做爲吉祥表徵的器具；倒是「寶吉驄」的滿文命名意爲：如意有吉的黑鬃尾褐色海驄馬，蒙文意思接近滿文，而此「如意」一詞，則是同「如意寶」做爲吉祥器具的如意。「大宛驄」的命名則相當特殊，特別強調是由哈薩克所進獻，滿文與蒙文之意同爲：哈薩克的有福壽的床席，滿文與蒙文都沒有關於毛色的用字；「紅玉座」的命名與「大宛驄」有些類似，滿文與蒙文之意同爲：有如金色床席的銀鬃馬。

表五 郎世寧、艾啟蒙〈十駿圖〉滿、蒙、漢文命名一覽表

漢文	滿文	蒙文
如意驄	ferguwecun jalafungga fulan (祥瑞有壽的青馬)	γaiqamsiy öljeitü boro
大宛驄	hasak i jalafungga besergen (哈薩克的有福壽的床席)	qasay-un öljeitü sirege
紅玉座	aisin besergen cabdara (金色床席的銀鬃馬)	altan sirege čabidar
踣鐵驄	akdun soorin kalja kuren (結實寶座的線臉栗色馬)	batu tabčang qaljan küreng
良吉黃	sain sabingga külan (佳好吉兆的黑鬃黃馬)	sayin belegtü qaliyun
勝吉驄	nosikingga sabingga fulan (多獵物吉兆的青馬)	γanjuγatu belegtü boro
馴吉驄	hebengge sabingga kailun (隨手有吉兆的黑鬃尾褐色驄馬)	uralγu belegtü qaliyun
寶吉驄	keksebure sabingga kailun (如意有吉兆的黑鬃尾褐色驄馬)	čindamuni belegtü qaliyun
*錦雲驄		
*佶閑驄		

資料來源：《郎世寧畫集》，頁76、79、82；《清史圖典》，冊7，頁430；《清代宮廷繪畫》(2001)，頁166-167。

資料說明：艾啟蒙所繪〈錦雲驄〉、〈佶閑驄〉之滿、蒙文命名，因未見圖版，資料暫缺。

以上表四、表五所示，這些不同語文對譯的命名，也就是《五體清文鑑》等語文工具書所記載的馬匹毛色辭彙的實際運用。¹⁰⁷

(二) 艾啓蒙〈八駿圖〉、廓爾喀貢馬的命名特色

上述音寫蒙文的命名形式，在乾隆朝中葉以後則出現了滿蒙文混用情形，頗為特殊。表三所列艾啓蒙〈八駿圖〉八軸，大小樣式頗類於前、後〈十駿圖〉二十軸，似因未著錄於《石渠寶笈》，也沒有御題詩文，故較不引人注意，樣式參見圖19。此〈八駿圖〉每軸幅亦有滿、蒙、漢文三體之命名，最特殊的一點是滿文的命名，其形容詞部分均自蒙文音譯而來，和上述王致誠〈十駿馬圖〉冊形式相同。

例如：「翰如駱」意為：快速的水獺棕黃色駿馬，「快速」一詞，滿文命名並不用 *hūdun*，而音譯蒙文寫成：*hurduntu*；「掣電駢」意為：如電一般的黑鬃黃馬，滿文命名並不用本有的「電，*tarkiyan*」，而音譯蒙文寫成：*cakilgatu*；「籊雲駱」意為：如雲彩一般的棕黃色駿馬，滿文命名也不用本有的「雲，*tugi*」，而音譯蒙文寫成：*egultu*；「飛霞騮」意為：如霞彩一般的棗騮，滿文命名不用本有的「*jaksaka*，霞」而音譯蒙文寫成：*tuyaltu*；「炯星騮」意為：如亮星般的棗騮，滿文命名不用本有的「*durgiya*，亮星」，而音譯蒙古寫成：*colmuntu*；「曦馭黃」意為：大走步的黃馬，滿文命名不用本有的「*joran*，大走」，而音譯蒙文寫成：*jirugatu*。

這種不用滿文原有的詞彙而採用音譯蒙文的情況，表示這些駿馬最初應該是以蒙文命名的。¹⁰⁸

¹⁰⁷ 關於《五體清文鑑》「馬匹毛色類」的研究，參見 Vicki M. Shinneman, "Horse Colors of The 五體清文鑑: The Quinquelingual Mirror of the Manchu Language." Vicki M. Shinneman 比對《五體清文鑑》裡面滿、蒙、漢、藏四種語文的各種馬匹毛色辭彙，尤其描述各個詞彙在本民族語文的意涵，並且相對照現代可見的馬匹毛色實例。如果可以進一步比較〈十駿圖〉等各式各樣毛色的馬匹，在實際命名時所用的字彙，應有助於深入了解其中特色。例如：「良吉黃」之滿、蒙文並不對應，滿文 *kūlan* 按照《五體清文鑑》應該對照蒙文 *qula*，對應的漢字為「黑鬃黃馬」；而蒙文 *qaliyun*，則應該對應滿文 *kailun*，對應的漢字為「海驄」，而「海驄」一詞，滿文意指黑色鬃尾的褐色馬，蒙文和漢文指海狸、水獺之棕黃毛色。另外，滿文與蒙文詞彙的相關與借用情形也可探討。

¹⁰⁸ 這種選用蒙文辭彙的現象，可能也可以從語文表達的方便性來探討，蒙文附加詞 *tu* 相當於滿文的 *igese*，使用蒙文的表達似乎比較方便。

乾隆五十八年（1793）正月，廓爾喀使臣所進獻的貢品中，有地方特產的大象、名馬。大象命名為「馴遠象」、「伏柔象」，駿馬命名為「紫雲騃」、「鳳臆駿」，均以滿漢合璧形式書寫其名。¹⁰⁹ 此二馬的滿文名字只以形容詞為名，所謂「紫雲」和「鳳臆」都是形容詞，而漢文裡「騃」和「駿」，並沒有相應地譯出滿文。其圖像可參見圖20。

「紫雲騃」滿文寫作：jaksangga（霞紅豔的、紫的）seberi（銀蹄）belegtu（有吉兆的），意為：有紫紅色銀蹄的吉祥駿馬；「鳳臆駿」滿文寫做：cekjehun（胸膛高）giratungga（骨骼粗壯）belektu（有吉兆的），意為：形高骨壯的吉祥駿馬。

其中的「belektu」原非滿文，乃是來自蒙文：beleg，有「禮物、獻禮」之義，其形容詞變化：belegtü，也有祥瑞之義；¹¹⁰ 滿文亦借用此字，寫做belektu。表四裡〈十駿馬圖〉冊之「萬吉驪，tumen belektu」已見此字，當時亦是以滿文音寫蒙文。廓爾喀此二貢馬的滿文命名，也選用belektu一詞，似乎已把此字從蒙文借成滿文來使用，成為馬匹詞彙之一。表五所示，〈後十駿圖〉裡蒙文「有吉兆的，belegtü」一詞，滿文多相應地譯做sabingga，¹¹¹ 到了乾隆末年，廓爾喀貢馬之滿文命名已直接使用belektu一字，這也是滿文借入蒙文以擴充本身詞彙的事例；又如布魯特所進獻之馬匹，滿文摺件裡就出現以「belek morin」表示的情況。¹¹²

（三）郎世寧〈（哈薩克）八駿圖〉卷與〈愛烏罕四駿圖〉卷

郎世寧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所繪〈（哈薩克）八駿圖〉卷，以及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所繪〈拔達山八駿〉圖卷目前仍不知下落，據《石渠寶笈》所載，此二圖卷上八駿各標有滿文、漢文命名。〈愛烏罕四駿〉圖卷上四駿的命名也相當為特別，出現四種語文，分別為滿文、蒙文、漢文、回部維吾爾文（參見圖21）。

109 〈賀清泰、潘廷章：廓爾喀貢馬象圖（卷）〉，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宮廷繪畫》，頁202。

110 另一個和beleg相似的字是：belge，有占兆，特徵等意思，形容詞寫作belgetü。

111 即〈馴吉驪〉、〈寶吉驪〉、〈勝吉驪〉、〈良吉黃〉、〈馴吉驪〉四軸。

112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162825號，道光四年閏七月初七日；161090號，道光四年八月初八日。

〈(哈薩克)八駿圖〉卷與〈(愛烏罕四駿)圖卷〉的貢馬名稱都收入《御製增訂清文鑑》，由於這是一部滿文字典，牠們的名字也當成滿文辭彙必須用滿文加以注釋；同時也收入《五體清文鑑》，因此每個辭彙都有滿、蒙、漢、藏、回五種語文對照。所要了解「拔達克八駿」以及「愛烏罕四駿」命名特徵就必須參考這兩部「清文鑑」，限於個人能力，本文只略述所知的特色。¹¹³表六所示爲此二圖卷之滿文、蒙文與漢文命名。

據《御製增訂清文鑑》的滿文釋義，我們得以了解，這些貢馬都是一種「kuluk」。我們也可以認爲能夠賜以名號的駿馬都是「kuluk」，這是指性情伶俐穩重、腿結實耐久、腳步好、跑得快的馬。¹¹⁴ kuluk一詞，在突厥方言裡有英雄、賽馬、大狗的意思；在《蒙古祕史》裡它的意思是俊傑、豪傑，等同於英雄，¹¹⁵可以確知滿文此字的用法應是源於蒙古語；¹¹⁶ 清朝併有「新疆」之後，更穩定地從內陸亞洲輸入馬匹，選用該區通行的詞彙，亦別具意義。此等駿馬反映清朝之武功盛世，爲了表現它的非凡，真可以視爲「神駿」。

根據《御製增訂清文鑑》的滿文釋義，其文句形式都是：「某特徵、毛色之 kuluk，稱之。」因此，具有表示特徵的形容才算是命名。上述艾啓蒙〈八駿圖〉八軸作畫年代可能比郎世寧這兩圖卷晚，滿文命名借用於蒙文音義的現象，卻已經出現在這兩圖卷裡面。

總之，貢馬圖裡的馬匹命名多是形容特色之詞加上毛色字彙，但此非通則，尤不能只從漢文名字理解。滿、蒙文名字的辭義相近，然與漢文字義未必相同，漢文取名重視吉祥、德性的表現，而滿、蒙文的名字尤其多樣多采，郎世寧之前〈十駿圖〉內即有八駿用飛禽猛獸命名。滿、蒙、漢三種語文名字未可斷言是先使用哪一種語言，尤其蒙古貢馬的地位特別重要，從蒙古名字的表現在「霹靂驥」

113 「愛烏罕四駿」的命名情況較為複雜，《五體清文鑑》裡的「愛烏罕四駿」，相較於原圖卷，滿文命名不變；蒙文命名則除了「起洱驄」以外的三駿以重新命名者為正寫，以原圖卷（乾隆二十八年）的命名為旁注；回部維吾爾文命名均重新改寫，有了第二個命名。

114 《增訂清文鑑》，卷31，〈馬匹類〉，第一，頁36。

115 額爾登泰等著，《《蒙古祕史》詞匯選釋》，頁219。該書認爲豪傑的意思是從駿馬轉變而來的。蒙文küliüg在蒙古史書裡有沒有代替mori，還有待考察。

116 William Rozycki, "The Mongol Elements in Manchu," 194. 根據Rozycki對滿文kuluk詞源的判斷，他認爲："The final consonant in Ma. indicates this is a Mongolism rather than an assimilated word within the language."

表六 〈〈哈薩克〉八駿圖〉、〈愛烏罕四駿圖〉滿文、蒙文與漢文命名一覽表

漢文	滿文	蒙文	滿文釋義
超洱驄	colgogan fulan (超群的青馬)	tasurqai boro (絕代的青馬)	aiugan aiman ci colgorome tucike fulan kuluk (特別出自愛烏罕部的青馬神駿)
徠遠驄	bojina keire (招商契約的棗驄)	bekitü keger (結實的)	boobai kuluk (寶貝的神駿)
月嬋驄	argatu sirha (有計謀的銀合馬)	saratu sirγ-a (月亮的銀合馬)	ten amba sirga kuluk (至大的銀合馬神駿)
凌崑白	kulkuri suru (騰躍的白馬)	rititü čayan (法術神力的白馬)	alin dabaga be dabara mangga šanyan kuluk (踰過山嶺才勇出眾的白色神駿)
浴注駿	argūma sarla	aryumay saral (灰色的駱皮駿馬)	omo de tucire kuluk saral dahan (出於池中的神駿灰色駱皮駒)
歎玉驄	hasrun sirga	qas orool sirγ-a (玉唇銀合馬)	cangka bime biyooha bisire kuluk (有眼鼻紅而且勾鼻的白馬神駿)
錦雲駟	eguletu alha	egülen alay (雲朵花馬)	tuki jaksan i gese alha kuluk (如雲霞一般的花馬神駿)
蒼龍驥	kulutu fulan	kökeloo boro (青龍青馬)	boro kuluk (青馬神駿)
繡鐵駟	temurtu kara	kö qar-a (灰黑色馬)	sele i gese sahaliyan kuluk (鐵一樣的黑色神駿)
明月題	saratai keire	saraliγ keger (月亮的棗驄)	biya i gese tosi bisire fulahūn kuluk (有月亮一樣的白色額紋的淡紅神駿)
雪圍花	cabgan suru	časun čayan (雪白)	der seme šanyan kuluk (雪白的白色神駿)
星文驎	odontu kailun	odoliγ qaliyun (星星的海驄)	usiha i gese camhata kuluk (星星一樣的點子神駿)

資料來源：「愛烏罕四駿」之命取用圖卷上的命名；「哈薩克八駿」命名見《御製增訂清文鑑》、《五體清文鑑》。

資料說明：1. 「哈薩克八駿」的命名，滿文用字多以滿洲字母音寫蒙文，屬於「新造」之滿文，故只注明蒙文之漢譯。

2. 「愛烏罕」的滿文羅馬拼音轉寫有ainugan、aigugan等，本文認為應寫做aiugan。

先以蒙文命名之例，以及許多以滿洲字母音寫蒙文的情況，均顯示蒙文的凸出地位。滿文另創kuluk一詞雖未直接用於命名，而是用以解釋貢馬的性質具有神駿的地位，已充分表現了清朝對貢馬活動的重視。來自內陸亞洲的貢馬命名，如「愛

烏罕四駿」、「哈薩克八駿」等還進一步收入滿文字書《增訂清文鑑》以及《五體清文鑑》之內，關於這種現象，下面繼續探討。

四、「清文鑑系列」的馬匹詞彙

(一)「清文鑑系列」的馬匹詞彙比較

「清文鑑系列」是指自康熙、乾隆年間纂輯的各種滿文字典，最早只有滿文單語，後來加入其他語文，各部均有其特色，「清文鑑系列」的編輯也是清代滿洲文化發展的標的。¹¹⁷ 康熙朝編纂《御製清文鑑》，乾隆朝將之擴充為《御製增訂清文鑑》，還有以多種語言音義對譯的《御製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四體清文鑑》、《五體清文鑑》等，各部圖書關於馬匹詞彙並不相同。簡言之，乾隆朝所修《御製增訂清文鑑》、《五體清文鑑》將「馬匹類」增為三則，大大地增加詞彙數量。

以下先介紹康熙朝《御製清文鑑》馬匹類詞彙的基本內容，再據以解析乾隆朝新增詞彙的意義。另外，宗室屯圖於乾隆十一年（1746）將康熙朝《御製清文鑑》予以改寫，並以漢文譯文對照，此即《一學三貫清文鑑》。¹¹⁸ 此書與康熙朝《御製清文鑑》分類大致相同，又將各別辭彙與釋文改寫成篇章，對於理解《御製清文鑑》各類項之選詞、義理頗有幫助。其中〈馬匹類〉的漢譯內容如下：

問馬、駝、驢、騾之牲，用之亦各有道乎？曰：固有也。《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乃天之所以為生民用也，故聖人於諸畜之中，各擇所長而用之，惟馬之用為更大。太平無事，而作稼穡，駕車乘；或有兵戎，則為撫禦敵之需也。是以家中所生之駒，至二、三歲，觀其性之良劣，可馴則馴之，使去其咆哮不隨手，行走猖狂也。若夫未搭鞍之駒，則伶便隨手，何用馴哉，當使牡牝相交，而繁育之也。夫馬之結實，耐久戀長，與硬朗能耐遠者，此不易得也。其中有嘴飄拉人，與跳躍不息者，當使力大善騎之人而教之。或前身低頭，後高栽腔，顛走不穩，則為不善之馬。其笨馬、趕懶，與甘受鞭之疲馬，誠所謂駑馬矣。

117 「清文鑑系列」的各部圖書資料，可參見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頁156-169。

118 (清) 屯圖，《一學三貫清文鑑》，收入《故宮珍本叢刊》，冊723，頁1-155。

又有一種飄騶不駒馬，此馬中之異者也。¹¹⁹

《一學三貫清文鑑》的漢文譯文十分通暢，把〈馬匹類〉的詞彙全都納入。但是對照《一學三貫清文鑑》與乾隆朝欽定辭書，兩者漢文譯詞略有不同，例如：ajirgan，譯做「牡」，後來改譯做「兒馬」；silemin，譯做「戀長」，而乾隆朝所修《增訂御製清文鑑》等則據北京土話改譯為「皮辣」；¹²⁰ ušakū，譯做：「拉人」，而後來改成：「難勒的馬」；sofin，漢文譯做：「跳躍不息」，後來改成：「馬啣氣」；cukūlu，漢文譯做：「前身低頭」，後來改成「沁頭馬」；ireshūn，漢文譯作：「後高栽腔」，後來改成：「栽腔馬」。這些事例表示，《一學三貫清文鑑》的漢譯或許是朝廷頒發欽定辭書之前的用字習慣。另有：〈馬匹毛片類〉，漢譯文如下：

問馬之色，亦有偏正乎？曰：凡白馬、紅馬與黑馬、黃馬，此正色也。白中而帶紅毛，謂之紅白馬。身白而鬃尾微黑，名曰青馬。白多黑少，為粉青。黑白毛真，曰沙青。青而毛紅者，即所謂麝香者也。又有青而黑多者，謂之鐵青。青而如灰者，名曰灰青。身有旋圈之毛，則為菊花青，而又生白花，即喜鵲青之謂也。其毛似灰，則為貉皮，其毛紅黑，曰栗色馬也。鬃尾白而身紅，為銀鬃。紅白相參，即紅沙。身黑紅而鬃尾黑，名曰棗騮。棗騮而嘴眼白，則粉嘴棗騮也。其棗騮色黑。謂之煙熏棗騮。身微黃而鬃尾黑，名為黑鬃黃馬。凡各色之馬，如項膀之間，而有微黑微紅之毛者，名曰繡脖子馬也。黑鬃黃馬而色淡，曰乾草黃。身參白而鬃尾黑，

119 《一學三貫清文鑑》，頁58-59。滿文轉寫：morin ulha i hacin. fonjime. morin. temen. eihen. losa i jergi ulha be baitalara de. inu meni meni dorio bio. jabume. esi bi. i ging de henduhenge. geo morin na i duwali. na de yaburenge. jecen akū shebi. ere abkai banjire irgen de baitalan oburenge. tuttu ofi enduringge niyalma. geren ulha i dorgici. meni meni golmin babe sonjofi baitalacibe. damu morin i baitalan ele amba. taifin necin baita akū ucuri. tarire bargiyara be kicere de. sejen tohombi. aikabade cooha dain bihede. uthai goroki be bilume bata be sujara de baitalambi. tuttu ofi boode ujihe unahan dahan oho manggi. terei banin i nomhon doksini be tuwame. aktalaci acarange uthai aktalambi. terei murikū dabdali. codoli be geterembumbi. aikabade elmin ildamu hebenge oci. aktalafi ainambi. ajirgan geo be. urunakū ishunde ajirgalabume. fuseme banjimbuci acambi. morin i akdun. niyancangga. silemin jai cira dosobume muterenge ere ja i baharange waka. erei dorgi de duyen. ušakū. sofin ningge bici. giyan i hūsun amba. yalume bahanara urse de afabufi. tacibuci acambi. embici cukūlu. ireshūn. doli ojongge. uthai sain morin waka kai. terei modo. lata. jai cihanggai šusihalara be alire libki serenge. yargiyan i alašan seci ombi. geli emu hacin i kisari bisirenge ere morin i dorgi encu ningge kai.

120 silemin在《御製清文鑑》的釋文為：馬牲口甚耐長久（niyancangga）者，在《一學三貫清文鑑》則以「niyancangga silemin」合稱，漢譯作：「耐久戀長」，而乾隆朝欽定辭書《御製增訂清文鑑》等改以北京土話「皮辣」譯出，相關考證參見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頁77。

為海驕。身白而微黃，謂之糖紅。無論各色馬身，有異色之點者，則為豹花、點子；其大片之異色，則為花馬也。凡馬、犬之白頭者，皆謂之玉面，白馬而眼嘴微紅，名曰燒嘴也。白鼻梁為線臉，腦蓋白曰玉頂。鼻尖有白皮，則為鈎鼻兒。腿蹄白者，即是銀蹄也。¹²¹

漢譯文的毛色用詞可謂令人眼花撩亂，毛色的用詞問題頗為複雜，雖然有對譯，但不同民族對顏色的用詞各有特色，很難百分之分完全對應。suiha fulan，對照漢文譯做「粉青」，意為「白多黑少」，後來釋文略改為「微帶白的青馬」；sirga，漢文譯做「糖紅」，後來改成「銀合馬」；fulgiyan suru，「紅白馬」，《御製增訂清文鑑》改漢文作：「兔鶻馬」。麝香，改作「麝香青」。燒嘴，改作：「燒嘴燒眼」；豹花，除了用cohoru，《御製增訂清文鑑》指出尙可對譯做tobtoko，又加入「玉眼」、「孤蹄」等新詞。¹²²

在《御製清文鑑》的滿文釋文裡，特別以例句說明單字的情況，類似於《辭源》一類的工具書，這些例句都出自漢文經典，但是後來已不見於乾隆朝的《御製增訂清文鑑》，這也是兩者主要差異。

漢籍經典的滿文譯本，自順治年間已開始翻譯，不但種類繁多，應用層面也

121 《一學三貫清文鑑》，頁60-62，滿文轉寫：morin ulha i bocoi hacin. fonjime. morin i boco de. inu gulu suwaliyata bio. jabume. yaya suru jerde kara konggoro serengge. ere gulu boco kai. šahūn i dorgi de fulahūkan funiyehe suwaliyaganjahangge be fulgiyan suru sembi. beye šahūn bime delun uncehen sahaḥūkan ningge be fulan sembi. šahūn labdu sahaḥūn komsongge be suiha fulan sembi. sahalīyan šanggiyan boco getuken ningge be boro fulan sembi. yacikan bime funiyehe fulahūkan ningge. uthai fulgiyan fulan sehengge inu. geli yacikan bime sahaḥūn labdungge be. kara fulan sembi. yacikan bime fulenggi boco i gesengge be kuku fulan seme gebulembi. beye de muheren gese funiyehe banjihangge be tolboto sembi. ede geli šanggiyan ilha banjihangge uthai ulu sehengge inu. terei funiyehe fulenggi gesengge be sarla sembi. terei funiyehe fulahūkan sahaḥūn ningge be kuren sembi. delun uncehen šanggiyan bime beye fulgiyan ningge be cabdara sembi. fulahūn šahūn ishunde suwaliyaganjahangge uthai burulu inu. beye sahaḥūkan fulahūkan bime delun uncehen sahalīyan ningge be keire sembi. keire bime angga yasa šahūkan ningge uthai kaltara inu. keire i boco sahaḥūkan ningge be kara keire sembi. beye sohokon bime delun uncehen sahaḥūkan ningge be kūlan seme gebulembi. yaya hacingga bocoi morin i meifen i dalba de sahaḥūkan fulahūkan funiyehe bisirengge be jahala seme gebulembi. sahalīyan delun. suwayan morin bime boco gelfiyen ningge be kūwa sembi. beye šahūkan bime delun uncehen sahalīyan ningge be kailun sembi. beye šahūn bime sohokon ningge be sirga sembi. hacingga boco i morin i beye de. encu hacin i sabdan bisirengge be. uthai cohoru camhota sembi. terei amba farsi encu boco bisirengge be alha sembi. yaya morin indahūn šanggiyan uju ningge be gemu mangkara sembi. šanggiyan morin bime yasa angga fulahūkan ningge be cangka seme gebulembi. šanggiyan kangsiri ningge be kalja sembi. šenggin šanggiyan ningge be tosi sembi. oforo songgiha de šanggiyan sukū bisirengge be biyooha sembi. bethe fatha šanggiyan ningge uthai seberi inu kai.

122 《滿洲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亦沒有收入。

表七 《御製清文鑑》馬匹諸類例句出處一覽表

類 別	滿 文	漢 譯	出 處	滿文與蒙文的關係
〈馬匹類〉	morin	馬	漢代 馬援之言	借自蒙古
	ulha	牲口	詩經 周頌	不同
	geo	騾	易經 坤卦	借自蒙古
	akta	驢	詩經 魯頌	借自蒙古
	dahan	駒	詩經 周南	相同
	nomhon	馴良	詩經 小雅	相同
	doksin	劣蹶	古文淵鑑	借自蒙古
	sofin	馬嗅氣	易經 說卦	不同
	alašan	騫馬	通鑑 藺相如之言	不同
〈馬匹毛片類〉	suru	白馬	詩經 小雅	不同
	fulan	青馬	詩經 鄭風	不同
	suiha fulan	粉青	詩經 魯頌	suiha借自蒙古
	sarla	駱皮馬	詩經 魯頌	不同
	kara	黑馬	詩經 秦風	借自蒙古
	kaltara	粉嘴棗驢	詩經 魯頌	借自蒙古
	konggoro	黃馬	詩經 魯頌	借自蒙古
	kailun	海驢	詩經 小雅	借自蒙古
	sirga	銀合馬	詩經 幽風	借自蒙古
	kalja	線臉	易經 說卦	借自蒙古
	tosi	玉頂	詩經 秦風	不同
	seberi	銀蹄	詩經 秦風	相同
〈馬畜肢體類〉	wahan	蹄	易經 說卦	不同
	uncehen	尾	史記 伯夷列傳	不同
〈馬匹馳走類〉	lesumbi	駝疾走	詩經 小雅	不同
	katarambi	顛	詩經 小雅	相同
	šodombi	大顛	詩經 小雅	不同
	niolhumbumbi	使放轡	詩經 鄭風	不同
	feksimbi	跑	詩經 小雅	借自蒙古
	uruldembī	試跑等第	易經 大畜卦	相同
	hūdun	快	詩經 大雅	借自蒙古
	hari	跑得歪	詩經 小雅	不同

類 別	滿 文	漢 譯	出 處	滿文與蒙文的關係
〈馬匹動作類〉	janggalcambi	張狂	詩經 小雅	不同
	incambi	馬嘶	詩經 小雅	相同
〈套備馬匹類〉	siderembi	絆馬	詩經 周頌	借自蒙古
	kutulembi	牽牲口	孟子	借自蒙古
	tohombi	備馬	詩經 鄭風	借自蒙古
〈騎駝類〉	yalumbi	騎牲口	通鑑	不同
	morilambi	騎上馬	詩經 大雅	字根morin借自蒙古
〈牧養類〉	adulambi	牧放	資治通鑑綱目前編	字根adun借自蒙古
	suwangkiyabumbi	使啃草	詩經 小雅	不同
	melembi	飲牲口	詩經 大雅	不同
	tarhūhabi	上了驢	詩經 小雅	借自蒙古
	macumbi	瘦了	詩經 周南	不同
〈馬匹殘疾類〉	calimbi	乏透	詩經 周南	相同
	hasan	癩	詩經 小雅	不同

資料來源：《御製清文鑑》，卷21，牲畜部，馬匹類、馬匹毛片類、馬匹肢體類、馬匹馳走類、馬匹動作類、套備馬匹類、騎駝類、牧養類；漢文參見《御製增訂清文鑑》，同前諸類。William Rozycki, "Mongol elements in Manchu."

資料說明：據Rozycki的比較成果，「滿文與蒙文的關係」一欄內，「借自蒙古」指滿文或古代通古斯語所用此字，來自於蒙古；「相同」表示兩者形態或發音相同，可能是同源。

廣，由《御製清文鑑》的例句可知，滿文譯本不是聊備一格的裝飾，而是成熟應用在字書編纂。但是到了乾隆朝，雖然重譯《四書》、《五經》，但是在《御製增訂清文鑑》裡已經取消了經典例句，反映了滿譯漢籍經典的應用已經有了新的發展，尤其滿文解義可以不必依附漢籍，乾隆時代誠可謂滿洲語文發展的新階段。表七是就《御製清文鑑》裡附有例句的馬匹相關詞彙，頗能看出引用典籍的特色。

相較於漢文《詞源》一類的工具書，《御製清文鑑》並不是所有的字詞都有例句，且例句雖表示該詞可見於哪些典故，而《御製清文鑑》裡的例句乃是譯自漢文典籍，只是想表示該滿文單字的字義相當於與漢文經典的某書某章句之用字，並不是表示滿文單字出於漢文經典。

由表七所列例句出處，可知大部分的例句都出自《詩經》。順便考察這些詞彙的語源，四十五個詞彙只有十九個與蒙文不同，相同與借自蒙古可考者佔一半以上。

《御製清文鑑》首先解譯「馬，morin」，其釋文意思是：騎乘用牲口之名，在十二地支之第七，略似驢，耳小，鬃、尾長，臥時後腿先動，站時前腿先動。¹²³ 例句引用漢代馬援之言，意思是：在地上行走的沒有比得上馬。¹²⁴ 在解釋「騾，geo」一詞時，例句引自《易經》，〈坤〉卦，〈象〉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¹²⁵ 騾就是牝馬、母馬，《一學三貫清文鑑》也保留此例句。

以「kaltara，粉嘴棗騾」、「suiha fulan，粉青」、「sarla，駱皮馬」為例，三個詞彙的例句均節錄自《詩經·魯頌》，〈駟〉篇，而許多翻譯的表現不見得可以在清代、現代辭書裡發現。

「kaltara，粉嘴棗騾」的例句漢文原做：「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¹²⁶ 滿文例句寫做：ši ging ni lu sung ni going fiyelen de. yohoron gocikangge de. kaltara bi. kūwa bi. kara bi. konggoro bi. sejen tohoci kungur kanggar sehebi. 意思是：「《詩經·魯頌》，〈駟〉篇：馬扯溝肥了的，有粉嘴棗騾、有乾草黃馬、有黑馬、有黃馬，若是套車，發出kungur kanggar聲。」其中，「粉嘴棗騾」就是「驕」，而「皇」、「驪」、「黃」都是各種毛色的馬匹，滿文均有翻譯。

「suiha fulan，粉青」的例句漢文原做：「薄言駟者，有騅有駟，有騂有騏，以車仞仞。」¹²⁷ 滿文例句譯做：ši ging ni lu sung ni going fiyelen de. yohoron

123 《御製清文鑑》，卷21，牲畜部，馬匹類，頁5。滿文原文：yalure ulha i gebu. juwan juwe gargan i nadaci de be. losa de adalikan. šan ajigen. delun uncehen golmin. dedure de amargi bethe nenembi. ilire de julergi bethe nenembi. 對照《御製增訂清文鑑》的解釋，後者沒有「在十二地支之第七」一句。

124 滿文原文：han i gurun i ma yuwan i henduhengge. na de yaburengge morin de isirengge akū sehebi. 此句話的出處待查證。

125 滿文原文：i ging ni kūn guwa i tuwan de. geo morin. na i duwali. na be yaburengge jecen akū sehebi: 《一學三貫清文鑑》把「行地」譯成「na de yaburengge」與此不同。

126 完整詩句：「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127 完整詩句：「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騅有駟，有騂有騏，以車仞仞。思無期，思馬斯才。」

gocikange de suiha fulan bi. alha bi. kūlan bi. niowanggiyan fulan bi. sejen tohoci hūng giong sehebi.，意為：「《詩經·魯頌》，〈駟〉篇，馬扯溝肥了的，有粉青、有花馬、有黑鬃黃馬、有綠色青馬，若是套車，發出hūng giong聲。」「粉青」就是「騅」；「駟」對譯為「alha，花馬」；「駟」對譯為「kūlan，黑鬃黃馬」；「騅」對譯為「niowanggiyan fulan，綠色的青馬」。「hūng giong」是指肥馬群行之聲，此詞於乾隆朝已改寫為「hūng hiyong」。

「sarla，駱皮馬」的例句漢文原做：「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驥有魚，以車祛祛。」¹²⁸ 滿文例句寫做：ši ging ni lu sung ni going fiyelen de. yohoron gocikange de. sarla bi. burulu bi. seberi bi. cikiri bi. sejen tohoci teng tang sehebi.，意為：「《詩經·魯頌》，〈駟〉篇，馬扯溝肥了的，有駱皮馬、有紅沙馬、有銀蹄、有玉眼，若是套車，發出teng tang聲。」「駱皮馬」就是「駟」，「魚」這裡指的是：藍白色眼睛，又稱作「玉眼」。「駟」、「驥」對譯為「紅沙馬」、「銀蹄」。

總之，《御製清文鑑》是討論清初康熙年間滿文翻譯儒學經典的重要資料，它是清朝官方欽定的第一部辭書，在發展滿文規範化的過程中，滿文釋文的例句就是在尋求更多應用空間的例證。例句出處與乾隆朝所重譯滿文本《四書》、《五經》等漢文經典的異同，也值得進一步比對檢討。《御製清文鑑》的編纂體例是以滿文注解滿文，而例句全是譯自漢文經典，滿文的馬匹類詞彙卻又大多與蒙古互為關係詞，這確實是非常有趣的現象。乾隆年間《御製增訂清文鑑》保留了《御製清文鑑》裡面的詞彙，但是編輯體例已不同，漢譯用字也略有小異之處，尤其滿文的解釋也頗有變化。以下針對馬匹類新增詞彙進一步分析。

(二) 新增詞彙分析

《御製增訂清文鑑·馬匹類·第一》內容除了上述「哈薩克八駿」、「愛烏罕四駿」，尚收入「周穆王八駿」等十六條，是為歷史上的典故，本文認為這不算是「命名」，只能算是「翻譯」。「周穆王八駿」和「旋毛馬」等十六條，《御製增訂清文鑑》並沒有說明收入的理由，我們只能參考滿文釋文推測它們都是出自

¹²⁸ 完整詩句：「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驥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歷史典故裡的駿馬。「步影」是漢代東方朔遊吉雲之地，所得之九尺神馬；¹²⁹「旋毛馬」有其他僻奧同義詞，如「宜乘」、「減陽」等；¹³⁰「拳毛騮」是唐太宗的御馬，「昭陵六駿」之一，也是宋代騏驎院六御馬之一；¹³¹「九花虬」先是唐代宗時范陽節度使進貢，代宗又轉賜給郭子儀；¹³²「碧雲駮」，其旋毛色碧，如霞如雲；¹³³「錦膊驄」是宋代李公麟所繪騏驎院御馬之一。¹³⁴「騏」是有黑點如棋子的白馬，「驥」是能日行數百里的良駒佳名，都是駿馬的常用代詞。

根據表八所整理的「周穆王八駿」的滿文和蒙文命名，除了馬匹毛色詞之外，形容特徵的部分滿文都是從蒙文借用、改造而來，從蒙文才能了解意義，例如：「白義」蒙文意為：義勇守節的白馬，滿文音寫蒙文寫做：jirumtu；「盜驪」意為有斑點的黑馬，滿文音寫蒙文寫做：būrtu kara；「華驪」意為：閃亮瀟灑的棗驪，滿文直接音寫蒙文改寫做：gilbar keire。

「步影」既是「神馬」，也就是入於kuluk之列，牠的毛色特徵是：兩後腿毛有日、月一般的手旋窩；滿文以音寫蒙文意譯作：如電一般的神駿。¹³⁵「騏」與「驥」二字的滿文翻譯，則有可能是加入漢文字音的造字，「騏，ki」加上kuluk，乃為成kiluk；¹³⁶「驥，gi」加上kuluk，成為giluk。

據《御製增訂清文鑑》裡的滿文釋義，「周穆王八駿」和「步影」，本來就是「神駿」之屬，也就以kuluk名之，僅輔以毛色略為區別，所以其釋義均寫做：「kuluk某毛色馬」，而「哈薩克八駿」、「愛烏罕四駿」的釋義形式，則寫做：「某特徵、毛色kuluk」，兩者明顯不同。kuluk一詞連《五體清文鑑》的回部維吾爾文也都如是同音對譯。

129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卷46，頁62。

130 (明)朱謀瑋，《駢雅》，卷7，頁11。

131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56，頁10；(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18，頁27。

132 (宋)葉庭珪，《海錄碎事》，卷22上，頁47。

133 《御定康熙字典》，卷34，頁20。

134 (明)汪砢玉，《珊瑚網》，卷26，頁24。

135 「步影」蒙文譯做：qurdun soonay，soonoy可能是自suyunay改寫，意為快速的煙霧；滿文譯成：如電一般的棗驪，兩者用字不同。

136 這裡對於「騏」的解釋，便與上述《御製清文鑑》例句裡，滿文翻譯《詩經·魯頌》詩句，「騏」對應於「綠色青馬」不相同。

表八 《御製增訂清文鑑·馬匹類·第一》詞彙一覽表（其中的「哈薩克八駿」與「愛烏罕四駿」另見表六）

漢文	滿文翻譯	滿文釋義	蒙文翻譯
馬	morin	yalure ulha i gebu (節略)	mori
八駿	jakūn kuluk	kuluk (節略)	naiman ajinai
赤驥	kuluk jerde	kuluk fulahūkan morin	külüg jerde
盜驥	bürtu kara	kuluk kara morin	bürtö qar-a
白義	jirumtu suru	kuluk suru morin	jirumtu čayan
踰輪	dagūi cohoro	kuluk cohoro morin	duγui čoqor
山子	amurtu sarla	kuluk sarla morin	amurqan saral
渠黃	omoktu konggoro	kuluk konggoro morin	omorqay qongγor
華駟	gilbar keire	kuluk keire morin	gilbaljayur keger
綠耳	kuciker fulan	kuluk fulan morin	küčiken boro
旋毛馬	forontu morin	morin i tulu i funiyehe torhome banjhangge	ergiltü mori
步影	cakilgatu kuluk	kuluk i juwe suksaha i funiyehe. šun biya i gese foron bangjihangge	qurdrun soonoy
拳毛騮	forontu kara	hefeli de foron banjhiha kara	ergiltü qar-a
九花虬	šolontu cohoro	juwe šan šolon i gese banjhiha cohoro morin	jabdultu čoqor
碧雲驥	kukele alha	fulgiyan šanyan funiyehe suwaliyaganjame banjhiha fulgiyan fulan morin	köbker alay
錦膊驄	jahaltu sirga	meifen halba i funiyehe justan i fulahūri banjhiha sirga	jayal sirya
騏	kiluk	šanyan funiyehe de sahalijan tongki tonio i gese banjhiha morin	külügčün
驥	giluk	sain morin i gebu. emu inenggi ududu tanggū ba yabume mutere morin	külüglig

資料來源：《御製增訂清文鑑》，卷31，頁36-38；《五體清文鑑》，卷31，頁4317-4324。

資料說明：1. 「馬」和「八駿」的滿文釋義內容頗長，前已述及，故此略之。

2. 「哈薩克八駿」和「愛烏罕四駿」之命名，見表六。

至於如「旋毛馬」等，透過滿文釋義可以了解其毛色的細部特徵，更重要的是，牠們只是「馬，morin」，不是「神駿，kuluk」，換言之，牠們的名字基本上只有毛色的意義。

《御製增訂清文鑑》成書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五體清文鑑》成書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御製增訂清文鑑》只有滿文與漢文，而《御製滿珠蒙古漢字三合切音清文鑑》成書於乾隆四十五年（1780），有滿、蒙、漢文三體，但是並沒有收入上述周穆王八駿等表六、表八所列馬名。因此，我們必須參考《五體清文鑑》裡馬名的蒙文部分，才能了解滿文與蒙文之間的關係。對照《御製增訂清文鑑》和《五體清文鑑》裡源於歷史典故的馬名和哈薩克八駿，我們發現滿文有的直接自蒙文音譯，有的改寫或加入了蒙文元素，所以很有可能是先有蒙文翻譯。《五體清文鑑》晚於《御製增訂清文鑑》二十年，而蒙文之名至少在修纂《御製增訂清文鑑》時，即乾隆三十六年（1771）已經出現，再「轉變」成滿文，蒙文之名則又保留到修纂《五體清文鑑》時再增入蒙古語欄位。若不是先有蒙文命名，就得從這些「新造的」滿文反推成蒙文，似乎不太合理！

從《御製增訂清文鑑》所增載的馬名詞彙，即《周穆王八駿》、《哈薩克八駿》，我們也再次發現「八駿」的意象十分明顯。如果艾啓蒙〈八駿圖〉八軸確定只有八軸，便可以反映這是從原先的〈十駿圖〉軸到〈八駿圖〉軸的新選擇；乾隆皇帝自前、後〈十駿圖〉裡各選出四，用成八數，撰寫〈玉鏤八駿歌〉也是相同的表現。郎世寧等人繪有〈八駿圖〉卷以及《御製增訂清文鑑》所收入的八駿命名都是相同的原則，這個原則似乎不是單純的「好古」、「仿古」心態。乾隆皇帝針對唐朝詩人白居易〈八駿圖之歌〉表示不以為然：

穆王之失在於志怠政而好佚遊，祭公謀父固已箴其咎。八駿圖，國朝家法與古殊，守之以文勤撫字，濟之以武詰戎時，邁弗敢疏，馬射亦有駿者八，以示外藩，猶非御以車，既至踵事圖，其後則以愛烏罕及拔達山屢貢其名駒，然益持盈保泰勤政之念日殷，吾未敢恣佚遊而玩奇物，白家少傳知此乎！¹³⁷

乾隆皇帝的八駿意象與周穆王的八駿逸遊形成強烈對比，而哈薩克所貢八駿，也表示這些「大宛馬」是漢武帝所不能及的成就；處處凸顯八駿便是一種自我提醒的勵志態度。乾隆皇帝最鍾愛的御馬遠遠超過八駿之數，但是《御製增訂清文鑑》等書則一概未收，此標舉之「八駿精神」，也可約略理解這兩部「清文鑑」的選詞標準，具有側重表現國家意象的一面。蒙古人可能不知道周穆王八駿的典故，

137 《御製詩四集》，卷4，頁23-24，〈八駿圖，戒奇物懲佚遊也〉。

但應該都知道成吉思汗和八駿有密切關係，八駿之讚，普遍傳頌，¹³⁸ 八駿亦可象徵蒙古傳統。因此，乾隆時代對八駿的提出、重視與新詮釋正滿足了滿、蒙、漢多民族元文化的需求。

五、為馬祭神：清代宮廷的祭馬神

（一）北亞民族的馬崇拜

清朝的貢馬除了充實馬政、用於騎射，也與滿洲薩滿祭祀傳統結合，亦即祭馬神活動。薩滿信仰是我國北方諸民族中較為原始的民間信仰，相信萬物有靈是其共同的思想基礎。薩滿信仰祭祀活動也保留在清代宮廷裡，乾隆朝廷除了規範祭祀活動，還加入為御馬祭祀的新則例。祭馬神本是清代滿洲民族信奉薩滿信仰的內容之一，滿洲從民間到宮廷都有奉祀，其基礎便在於對馬的崇拜心理。

阿爾泰語系諸民族普遍崇拜馬，神馬多為白色。突厥語族認為馬是有靈性、會說話、會思維的神聖動物，它始終忠實於自己的主人，並在危難中救助主人，在傳說故事與史詩中，每個主人公都有與其相配的神龍快駒，而白馬別具靈性，被視為神馬；哈密地區的維吾爾人在久旱無雨、莊稼行將枯死的危急情況，便殺白色公馬祭天；哈薩克族民間信仰也有馬神，稱作「哈木巴爾老爹」；蒙古、達斡爾族民間尚保留選神馬的習俗及相關禁忌，被選之神馬稱為「溫古」，女人不得騎用；還有以馬殉葬、製造「翁袞馬」的習俗、用馬占卜等等，顯示馬崇拜與靈魂、天神等觀念結合。特別是馬崇拜與英雄崇拜的關係尤其明顯，這便是與成吉思汗崇拜、汗權意識、國家意識相聯繫。英雄與駿馬還可以是敘事詩、歌謠傳唱的題材，例如：〈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八駿贊〉等。至於通古斯語族的滿族，馬神則是比較重要的神靈，雖然現代滿族幾乎不再舉行祭馬的傳統儀式，但在清代文獻裡卻有相當多的記錄。¹³⁹

著名的滿族文學〈尼山薩滿傳〉，也有關於馬匹與死者靈魂的描述。這個故

¹³⁸ 例如，《蒙古秘史》，卷二，敘述成吉思汗帖木真的八匹白驕馬被賊劫走，失而復得的故事，見不著撰人，額爾登泰、烏云達賚校，《蒙古秘史總譯》，頁943。

¹³⁹ 迪木拉提·奧邁爾，《阿爾泰語系諸民族薩滿教研究》，頁84-85。這裡提到蒙古族把神馬稱為「溫古」，應是蒙古語ongyon，意為神聖的、神靈，也寫做「翁袞」；刑莉，〈蒙古民族的馬崇拜〉，頁63-69。

事敘述富人的兒子外出亡故，經過尼山薩滿到陰間拯救靈魂，終於死而復生。而在延請薩滿行動之前，爲了料理死者後事，首先便是爲死者備馬。在海參崴版本的〈尼山薩滿傳〉故事裡，提到的座騎數量包括：「花色花驃馬十匹、火色紅驃馬十匹、金色銀合驃馬十匹、快速黎花驃馬十匹；白色白驃馬十匹、墨色黑驃馬十匹」，其中的三十匹背上皮包、蟒緞、衣服，其餘背上撒袋、弓箭等，又以雪白青驃馬披上紅鞍，吊上緹胸，低上鍍金轡等全套裝備，在前「引路」；在遼寧版本的故事裡，則是以「彩雲的驃馬一對、九月生的白色驃馬一對、五月生的銀合驃馬一對、二月生的紅色驃馬一對、黑色嘴烈馬一對」，都備上金鞍、金轡，馱上扎有刺繡，全作爲「引導」之用；在〈一新薩滿〉的故事裡，則挑選「紅馬十匹、白馬十匹、青馬十匹、黃馬十匹、棕色馬十匹」，做爲死者「過火」之用。¹⁴⁰

滿洲古禮之「殺馬揼皮焚祭」，即是以往生者座騎陪祭的儀式。儀式內容：「人亡故了，將騎的馬殺了，剝皮盛起，上墳時，將鞍備上排列墳前，祭畢，同紙舉火燒化。」¹⁴¹「剝皮盛起」即「揼馬皮」，將馬皮張撐填實，複製馬匹生前模樣之模型。上述《尼山薩滿》故事裡面並無明示爲死者引路之馬匹亦是「殺馬揼皮焚祭」，但是此儀式是爲滿洲古禮卻是明白記載的。

馬除了與人的靈魂有關，其與日常生計相關的是即使馬畜健康平安，而馬神的職能便是「專司廄內牲畜之休咎也」，¹⁴²因此，宮廷以及有些滿洲家族乃有祭馬神的活動。

（二）宮廷的祭馬神儀式

爲御用駿馬祭神是乾隆年間才開始的，屬於宮廷薩滿信仰之祭馬神活動範圍。或許是爲了強調對這些貢馬、御馬的重視，就特別在祭馬神活動加入了爲御馬禱神求福的儀式。

140 莊吉發，《薩滿信仰的歷史考察》，海參崴本漢譯，頁231；遼寧本漢譯，頁255；〈一新薩滿〉，頁273。

141 (清)李延基，《清文彙書》，卷二，頁55；李延基補註：「此例今無」。《御製增訂清文鑑》，卷6，頁58，〈喪服類第二〉，滿文寫做：koyorholombi. akū oho niyalma de. tohoho morin be wafi. gulhun fuyefi. kuilefi. waliyara de engemu tohofi faidafi waliyame wajiha manggi. hoošan tekdebure de dejire be. koyorholombi sembi. 《一學三貫清文鑑》，喪服類，頁46，亦載：「凡有送焚衣冠，及所揼之馬皮，皆至紙錢所積之處而焚之。」

142 (清)鄂爾泰修，《滿洲西林覺羅氏祭祀書》，頁81。

宮廷薩滿祭祀活動頗為複雜，就場所而言包括：堂子、坤寧宮和祭馬神室。堂子位於長安左門外、玉河橋東，入關前朝廷已有謁廟活動，此為祭天、誓師等政治活動之地；至乾隆年間固定以「堂子」稱呼；¹⁴³春、秋二季於堂子舉行祭杆活動是滿洲貴族的大祭，包括浴佛節、月祭等，而漢官是不必參加的。坤寧宮祭祀可謂是皇帝的家祭，堂子不祭之時，於坤寧宮安放諸神，以便皇帝朝夕親祭，朝祭三神為釋迦牟尼、觀音菩薩、關帝聖君，夕祭之神均為薩滿信仰濃厚的自然神、祖先神、英雄神等。¹⁴⁴

祭馬神不但在堂子內舉行，還另有祭馬神室，可見祭馬神活動十分受到重視。堂子裡的祭馬神，略言之：「每年春秋二季為馬祀神，每季用高二尺四寸大豬八口，每次堂子致祭用馬十匹，祭畢，用綠色綢條拴記馬鬃尾，其青紅綢條拴記備祭馬匹。」¹⁴⁵至於祭祀的日期：「季春、季秋朔日立杆祭神於堂子，越日為馬祭神於堂子」；¹⁴⁶「正月初三日、每月初一日、四月初八日每逢祭馬神正日，（堂子）亭式殿內掛紙錢各二十七張。」¹⁴⁷總之，是春、秋二季立杆祭神之後，即要舉行祭馬儀式，《御製清文鑑》、《御製增訂清文鑑》對「祭馬神」亦如此解釋。¹⁴⁸

祭馬神室位於紫禁城的神武門內，祭馬神室在入關前，即瀋陽故宮內並不存在，應是入關後才闢室陳設。¹⁴⁹每祭以二日，正日為所乘馬祭，次日為牧群繁息祭。各有朝祭、夕祭、背燈祭。¹⁵⁰堂子祭馬神只祭一日，所謂「正日」，而無「次日」之儀式，若比較陳設供器和祭祀所用器皿，則祭馬神室較堂子祭馬神更

143 傅同欽，〈清代的祭堂子〉，《北京考古集成》，卷14，頁955-961。

144 《大清會典（嘉慶）》，卷74，〈滿洲祭神祭天之禮〉，引自《清代宮廷薩滿祭祀研究》，頁251-254。

145 《大清會典事例（嘉慶）》，卷893，〈內務府祀典〉，引自《清代宮廷薩滿祭祀研究》，頁259-260。尚有對參祭者身分的規定：「崇德元年定，凡為馬群致祭者，親王以下，輔國公以上，許祭，鎮國將軍以下不許。」

146（清）昭槤，《嘯亭雜錄》，卷8，堂子，頁231。

147 《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5，〈祭神祭天供獻器用數目〉，（堂子）供獻物品類，收入《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148。《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堂子亭式殿祭馬神儀注〉，收入《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125-126。

148 《御製增訂清文鑑》，卷6，頁44，「祭馬神」，滿文釋文：morin i jalin wecembi. niyengniyeri bolori siltan tukiye wecehe amala. encu geli morin i jalin wecembi.

149 姜相順，〈清宮滿族薩滿祭祀的珍貴遺物〉，頁213。

150 《滿洲祭神祭天典禮》，〈正日祭馬神儀注〉，〈次日祭馬神儀注〉，收入《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127-145。

為隆重。祭馬神室內還有一特別之處，一如坤寧宮之內「供蒙古神，有靠黑漆座一連紅片金褥」¹⁵¹，反映滿洲先祖與蒙古民族在信仰上的密切聯繫。

原本在祭馬神室裡，「每年春秋二季，為馬祀神，祭畢，將祀神紅條拴記上乘御馬（名『索里漢馬』）」。¹⁵² 後來，乾隆二十六年（1761）六月，乾隆皇帝因不了解御馬祭祀的禮儀，要求內務府查明：「上乘額馬，拴記祭祀綢條，或照薩滿禮儀拴記，或照喇嘛禮儀拴記之處」。據內務府覆奏可以得知祭馬神室的祭祀細節：

每年春秋二季，在神武門西邊神房為驕馬致祭，係薩滿（即贊祀）叩頭，白晝給紅綢條七十副拴記上乘額御馬，晚間給青綢條二百七十六副拴記大凌河騾群馬匹；再對子園內所養祭祀馬四十匹內，每年春秋二季致祭，將青馬十匹送往堂子薩滿叩頭，祭畢，給綠綢條十副，即拴記此馬十匹。具奏，奉旨著將摺交軍機大臣，欽此。¹⁵³

白晝進行的即「朝祭」，晚間進行的為「夕祭」，這些都是使用「薩滿禮儀」。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後，每季祭祀御馬，都派內務府大臣一員及上駟院卿員一人前往致祭。¹⁵⁴

由上亦可知，祭馬神室的用馬與堂子祭馬神的用馬也有是相關連的。祭馬神室「為馬祀神，祭畢，用紅綢條四十副拴記祭堂子所用馬四十匹，每年二次祭堂子，於此項馬匹內移取十匹應用。」¹⁵⁵ 堂子致祭，每次所用馬十匹，「由上駟院預備，祭畢，用綠色潞綢剪條，拴馬鬃尾，其青、紅潞綢剪條交上駟院拴備祭所用馬匹鬃尾，暫用薩滿衣二分，藍布袷挖單二塊（用訖仍繳回該庫）。」¹⁵⁶ 另外，坤寧宮雖不祭馬神，卻也於每歲四季以馬獻神：「每年春夏秋冬四孟月，祀

151 《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卷5，〈祭馬神室陳設供器類〉，收入《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166。

152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祀神拴記馬匹〉，冊3，頁900。所謂的「索里漢」應是滿語：soriha，意指：「馬尾上拴的綢條」。

153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祀神拴記馬匹〉，冊3，頁900。另據《嘯亭雜錄》略述用馬情況：「凡禡馬，歲春秋二季禱馬於神，繫帛於御馬鬃尾以為識，凡三十匹。附養四色馬四十匹，令祭堂子，率以十匹詣神前受釐，繫絲帛亦如之。」見《嘯亭雜錄》，卷8，〈內務府定制〉，頁230。

154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冊3，頁759，收入《清代各部則例》。另見《大清會典事例（嘉慶）》，卷893，內務府祀典。

155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祀神馬匹〉，冊3，頁951。

156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為馬致祭〉，冊3，頁758-759。

神每季用青白馬二匹，據掌儀司奏准由駑馬廄內挑選預備祀神，畢將馬交會計司鬻賣。」¹⁵⁷是故，祭馬神、以馬獻神都是宮廷薩滿祭祀的重要內容。

清代寧古塔地區佛滿洲（*fe manju*）祭祀活動，到現在仍然有所保留，祭祀的第一天祭祖，第二天祭天，第三天有些家族舉行拴「他合馬」向祖先神致祭。「他合馬」就是神馬，¹⁵⁸寧古塔民間的以神馬祭祖儀式與上述祭馬神有所類似，必須準備三、四歲的白色或兔灰色的長鬃長尾公馬，祭祀時，以紅布條繫於馬尾。¹⁵⁹

官宦之家祭馬神活動，可以乾隆年間的鄂爾泰家族為例。鄂爾泰的西林覺羅氏族十分重視家族祭祀傳統，祭馬神即是其一項目。該家族祭祀亦相當有特色，其中一段儀式：

每歲於二、八月初一日祭祀，……在西坑正中設一供桌，桌正面拴縛木架高二尺許，遂請到馬神木桶。揭開神筒請出馬神，先用布單搭於架上，次請出神卷張掛：紅馬居南，黑馬居北，又請出神筒內木雕小神像安放柳枝上。¹⁶⁰

清人福格記載滿洲祭祀馬神，「或刻木為馬，聯絡而懸於祭所，或設像而祀」，¹⁶¹鄂爾泰家族除了各式供器、祭品，還有「馬神木筒」、「木雕小神像」以及「紅馬」、「黑馬」的掛圖等等家族特徵的神主祭物，與福格所記相合。儀式中必須口誦所謂的「老清語」：「鄂羅」，意為「勸進爵者」，口誦三聲，獻酒於神。祭祀結束，將柳枝繫好馬神木像，懸於院內東南角高處，謹記自祭祀日算起的第三日清晨，務必取下歸於神筒內。

然而，福格記載滿洲祭馬神之俗並不提及薩滿信仰、薩滿禮儀，卻引用《周官》之禮，《周官》：「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並且提到明朝洪武二年（1369）詔祀「馬祖」，皆是合於《周官》之禮。¹⁶²因此，以三

157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祀神馬匹〉，冊3，頁951。《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坤寧宮）每歲春夏秋冬四季獻神儀注〉，收入《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86-87。據後者儀注資料，上駟院以白馬二，慶豐司以牛二備祭，與《則例》所載略不同。

158 「他合」應是蒙古語 *takin*，意為祭祀、獻供。

159 劉明新，〈滿族的民間祭祀管窺〉，頁33。

160 （清）鄂爾泰修，《滿洲西林覺羅氏祭祀書》，頁81-85。

161 （清）福格，《聽雨叢談》，卷11，〈祭馬神〉，頁220。

162 同上註。

代之俗定調，強調與三代之俗相合，似乎是清中葉以後對滿洲薩滿祭祀的看法。嘉慶元年（1796），鈕祜祿氏索寧安考察滿洲祭祀之禮與《周禮》相合；¹⁶³ 昭槤對於祭堂子的敘述，也認為與商、周之制若合符節，開篇立論：「國家起自遼、瀋，有設竿祭天之禮。又總祀社稷諸神祇於靜室，名曰堂子，實與古明堂會祀群神之制相符，猶沿古禮也。」¹⁶⁴ 總之，實為薩滿信仰，卻已名為三代古禮。

舉凡宮廷內所有的祭祀活動均有內務府操辦，乾隆朝的君臣也把上駟院備辦祭馬、御馬視為：「上駟院掌馬匹駝隻以供御用，當即《國語》所謂王馬。」乃至於內務府之設置全都符合《周官》之禮，進而出現下列觀點：

《周官》玉府、內府等職統之冢宰，漢以後有少府、寺殿、中監，皆掌乘輿服御諸物。自宋以後，其職漸移於奄宦，至明而流弊益甚，國初罷十三監特置內務府，分設七司以經理內府諸政，其總管無定員以王公及滿洲文武大臣為之，蓋即《周官》統於冢宰之意而規制尤為詳備云。¹⁶⁵

《四庫全書》所表達的觀點，亦視八旗之制為三代古法猶存；¹⁶⁶ 昭槤甚至認為，清朝國體八旗制度也有仿《周禮·遂人》之處，而解決八旗生計問題，也宜仿《周禮》寓兵於農之策，直言托古改制的理想。¹⁶⁷ 總之，改造宮廷薩滿祭祀的形象，使之與三代古制相合，也是乾隆時代以降十分特殊的政治文化現象。

結 論

貢馬與馬政二者範圍相關而概念有別，限於篇幅，本文僅約略勾勒清代馬政的輪廓，從貢馬的角度可反映馬政的部分層面，而主要側重探討乾隆時代貢馬活動在政治文化上的多元面向。乾隆時代的貢馬活動充分反映在數量頗多的貢馬圖繪製，這些特殊的貢馬有的成為皇帝喜愛的御馬，牠們也成為探討乾隆朝的提倡騎射精神，重視滿洲傳統的一個重要面向。貢馬活動向為清朝和其他外藩、屬

163 (清)索寧安，《滿洲祭天祭神典禮》序，嘉慶六年刊《滿洲四禮》集本，收入劉厚生編著，《清代宮廷薩滿祭祀》，頁270-275。

164 (清)昭槤，《嘯亭雜錄》，卷8，〈堂子〉，頁231。

165 《御製詩四集》，卷93，頁23-24，〈職官表聯句〉。

166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冊二，卷55，史部11，詔令奏議類，頁1503，〈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十三卷、上諭旗務議覆十二卷、諭行旗務奏議十三卷〉。

167 (清)昭槤，《嘯亭雜錄》，卷10，〈八旗之制〉，頁338。

國之間的政治交流，同時也是北亞民族傳統的沿續，從本文所顯示的貢馬在圖像、語言文字、命名取向、滿文辭書的編纂與祭祀儀式上的多方面表現，我們不難理解清朝的滿洲政治文化特色。

滿洲與蒙古文化背景較接近，有共通的「馬文化」傳說，除了祭祀馬神，來自於蒙古的貢輸以及馬政的興盛，便可了解蒙古草場對清朝開拓盛運的重要貢獻。貢馬的命名，具備滿文與蒙文，滿文命名尤其常借入蒙文音義；尤其乾隆皇帝真正騎乘，用以圍獵的都是蒙古馬匹，擁有這些良馬才能每年舉行圍獵以及屢次策馬出巡，實踐騎射精神。

乾隆皇帝雖不是開國君王，卻倒是「一生戎馬」，他在許多文教、版圖等方面均有開創性的成就；¹⁶⁸ 雖然說「天下可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但是滿洲民族「在下馬之後，並未離之遠去」。¹⁶⁹ 乾隆皇帝自己也說：「馬上得者未可馬上守，非馬上得守者，又當毋忘馬上勞。」¹⁷⁰ 這是他一生的寫照。

此外，貢馬的再現突顯了以八駿為尙的仿古意象，而為馬祭神的薩滿信仰也被視為與三代之俗「同源」的托古面貌。法古與仿古是對優良歷史傳統文化的提倡，滿洲民族的在同化融合方面的表現，這就是一種政治文化的現象。能夠好古而不泥古，在「參漢酌金」之餘，也不斷引入蒙古元素——「參蒙古酌金」，駿馬還是蒙古的好，實用於騎射，可謂是乾隆時代具有開創精神的一面。追求八駿形式之古，卻以興盛的馬政以及「新拓」的版圖來翻新實質內容；祭祀的三代古風是皇朝新賦予的理解，而本質還是薩滿信仰，類似這樣的滿洲政治文化表現可謂是乾隆時代的特色。

168 莊吉發，〈運際乾隆：乾隆皇帝及其時代〉，頁107-123。

169 歐立德（Mark C. Elliott）著，華立譯，〈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識與滿洲人的中國統治〉，頁87。

170 《御製詩三集》，卷39，頁10，〈自東嶺取近跋馬至行營〉。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宋)葉庭珪，《海錄碎事》(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921。
- (宋)謝維新，《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939-941。
-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610。
- (明)朱謀瑋，《駢雅》(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222。
- (明)汪何玉，《珊瑚網》(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818。
- (明)董斯張，《廣博物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980-981。
- (清)屯圖，《一學三貫清文鑑》，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冊723。
- (清)王杰等輯，《欽定石渠寶笈續編》，《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冊440-449；另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市：上海古籍，1995-，冊1069-1074；《石渠寶笈續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冊1-7。
- (清)英和等輯，《欽定石渠寶笈三編》，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故宮珍本叢刊》，冊450-459；另見《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1995-，冊1075-1081；《石渠寶笈三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69，冊1-9。
- (清)昭槤，《嘯亭雜錄》，北京市：中華書局，1980。
- (清)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冊2。
- (清)張照等輯，《石渠寶笈》，《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冊437-439；另見《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1，冊1-2。
- (清)清高宗敕撰，《御製五體清文鑑》，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
- (清)清高宗敕撰，《御製增訂清文鑑》(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232-233。
- (清)清高宗撰、(清)于敏中等奉敕編，《清高宗(乾隆)御製詩文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3。
- (清)清聖祖撰，《庭訓格言》，收入雍正皇帝輯錄整理，李健注譯，《康熙皇帝教子格言、康熙皇帝告萬民書》，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 (清)清聖祖御定，《御定康熙字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229-231。
- (清)清聖祖敕撰，《御製清文鑑》，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
- (清)鄂爾泰修，《滿洲西林覺羅氏祭祀書》，民國十七年(1928)嚴奉寬抄本，收入《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民族卷》，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冊441。
- (清)福格，《聽雨叢談》，北京：中華書局，1984。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未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
- 《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一)》，香港：蝠池書院，2004。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編，《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1996。
-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譯編，《雍正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合肥市：黃山書社，1998。
- 楊選第、金峰校注，《理藩院則例》，海拉爾：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

齊木德道爾濟、巴根那，《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錄蒙古史史料抄》，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

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譯編，《清代內閣大庫散佚滿文檔案選編——獎懲、宮廷用度、進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遼寧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等譯編，《清代內閣大庫散佚滿文檔案選編——職司詮選、獎懲、宮廷用度、宮苑、進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

二、近代論著

天津國際拍賣公司，《天津國拍》，中國書畫，天津：2001秋季。

中國嘉德國際拍賣公司，《中國嘉德》，北京：中國古代書畫，2000春季。

中國嘉德國際拍賣公司，《嘉德四季》，中國書畫（三），北京：2005.03.19-13。

不著撰人，額爾登泰、烏云達賚校，《蒙古祕史總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

北京翰海藝術品拍賣公司，《北京翰海藝術品拍賣公司2001春季拍賣會——中國書畫（古代）》，北京市：北京翰海藝術品拍賣公司，2001。

刑莉，〈蒙古民族的馬崇拜〉，《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頁63-69。

朱麗霞，〈岷縣藏傳佛教興衰之初探〉，收入《中國佛教學術論典》，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會，2001，頁429-478。

朱誠如主編，《清史圖典：清朝通史圖錄》，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江橋，《康熙《御製清文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

吳嘉瑄，劉姝吟編輯，《2004中國書畫拍賣大典》，臺北：典藏藝術家家庭出版社，2004。

姜相順，〈清宮滿族薩滿祭祀的珍貴遺物〉，收入王鍾翰主編，《滿族歷史與文化》（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頁206-213。

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宮廷繪畫》，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迪木拉提·奧邁爾，《阿爾泰語系諸民族薩滿教研究》，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

烏蘭，《蒙古源流》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

馬雅貞，〈戰爭圖像與乾隆朝對帝國武功之建構——以《平定準部回部得勝圖》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

莊吉發，《滿漢異域錄校注》，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3。

莊吉發，〈郎世寧《十駿犬》命名由來〉，《清史拾遺》，臺北：臺灣學生出版社，1992，頁144-148。

莊吉發，〈策馬長城外——滿洲的馬政〉，《清史拾遺》，臺北：臺灣學生出版社，1992，頁150-152。

莊吉發，〈關於雍正皇帝繼位的傳說〉，《清史拾遺》，臺北：學生書局，1992，頁36-55。

莊吉發，《薩滿信仰的歷史考察》，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莊吉發，〈《清語老乞大》與漢語《老乞大》的比較研究〉，《清史論集》（一）：文史哲出版社，1997，75-104。

- 莊吉發，〈運際郵隆：乾隆皇帝及其時代〉，《清史論集》（十三），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4，頁107-123。
- 傅同欽，〈清代的祭堂子〉，《北京考古集成》，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955-961。
- 馮明珠，〈駿馬天山來——談郎世寧所畫的駿馬〉，《故宮文物月刊》，2卷7期，1984年10月，頁58-65。
- 楊伯達，〈郎世寧在清內廷的創作活動及其藝術成就〉，《故宮博物院院刊》，1988年2期，頁3-26、90。
- 萬新華，〈策馬嘯西風：記南京博物院藏艾啓蒙〈八駿圖〉〉，《故宮文物月刊》，22卷3期，2004年6月，頁76-81。
- 齊木德道爾吉、巴根那，《清朝太祖太宗世祖朝實錄蒙古史史料抄》，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1。
- 劉明新，〈滿族的民間祭祀管窺〉，《中央民族大學學報》，28期，2001年4期，頁31-36。
- 劉厚生編著，《清代宮廷薩滿祭祀研究》，吉林市：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
- 劉澐，〈《叢薄行詩意圖》與《清高宗大閱圖》考析——多民族國家形成的圖像見證〉，《故宮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4期，頁15-26。
- 歐立德（Mark C. Elliott）著，華立譯，〈清代滿洲人的民族主體意識與滿洲人的中國統治〉，《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頁86-93。
- 鄧明、王克文編著，《百馬圖說》，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2001。
- 韓北新，〈郎世寧繪畫繫年（一～六）〉，《故宮文物月刊》，共6期，7卷67期，頁90-101；8卷68期，頁127-137；9卷69期，頁104-111；10卷70期，頁108-123；11卷71期，頁68-75；12卷72期，頁48-57。
- 聶崇正，〈郎世寧的生平、藝術及“西畫東漸”〉，謝鳳崗輯，《郎世寧畫集》，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1998，頁1-17。另收入聶崇正，《宮廷藝術的光輝》，臺北：東大圖書，1996，頁231-234。
- 聶崇正，〈清代宮廷繪畫機構、制度及畫家〉，《宮廷藝術的光輝》，臺北：東大圖書，1996，頁1-28。
- 聶崇正，《中國巨匠美術叢書：郎世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 聶崇正主編，《清代宮廷繪畫》，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
- 額爾登泰等著，《《蒙古祕史》詞匯選釋》，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
- 香港市政局，香港藝術館編製，《從北京到凡爾賽：中法美術交流（From Beijing to Versailles: Artis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香港：香港市政局，1997，頁306-307。
- 符拉基米爾佐夫著，劉榮俊譯，《蒙古社會制度史》，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80。
- Christie's Hong Kong, Catalogue of Auction, Hong Kong: Christie's Swire, 2001-04-29 pt. 2; 2004-04-25 pt. 3; 2004-11-01 pt. 1.
- Rozycki, William. "Mongol Elements in Manchu." Ph. 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84.
- Shinneman, Vicki M. "Horse Colors of The 五體清文鑑：The Quinquelingual Mirror of the Manchu Language." Master's Thesis,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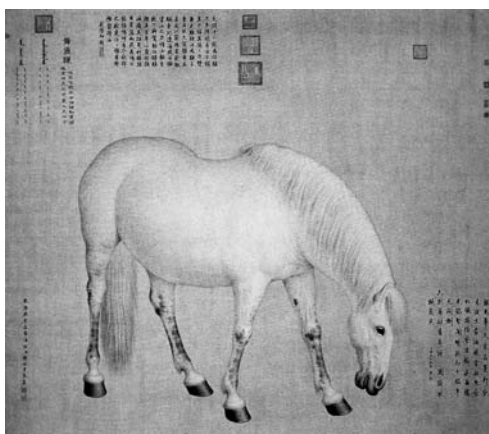


圖1 郎世寧〈十駿圖〉之〈霹靂驥〉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 王致誠〈十駿馬圖〉冊之〈萬吉驢〉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2001), 頁1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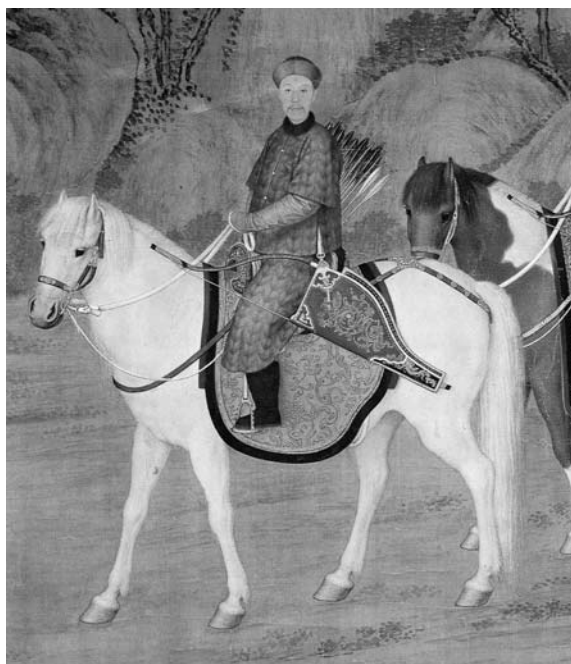


圖3 郎世寧〈寫照哨鹿圖〉軸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2001), 頁111。



圖4 王致誠〈十駿馬圖〉冊之〈獅子玉〉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2001), 頁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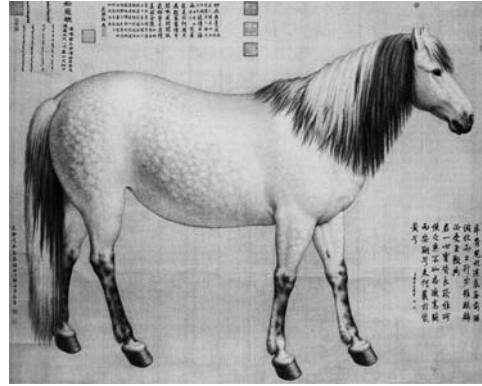


圖5 郎世寧〈後十駿圖〉之〈如意驄〉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佚名〈刺虎圖〉軸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2001), 頁163。



圖7 王致誠〈十駿馬圖〉冊之〈關虎驄〉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2001)，頁149。



圖8 郎世寧〈圍獵聚餐圖〉軸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1999)，頁164。



圖9 郎世寧等〈射獵圖〉軸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郎世寧畫集》，頁128-129。



圖10 艾啟蒙〈信閑驕〉軸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百馬圖說》，頁73。



圖11 郎世寧等〈馬術圖〉軸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2001)，頁113。



圖12 郎世寧〈閱駿圖〉屏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郎世寧畫集》，頁132。



圖13 艾啟蒙〈後十駿圖〉之〈寶吉驕〉軸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2001), 頁166。



圖14 艾啟蒙〈寶吉驕〉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5 佚名〈射鹿行樂圖〉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史圖典》, 冊6, 頁20。



圖17 佚名〈叢薄行詩意圖〉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1999), 頁1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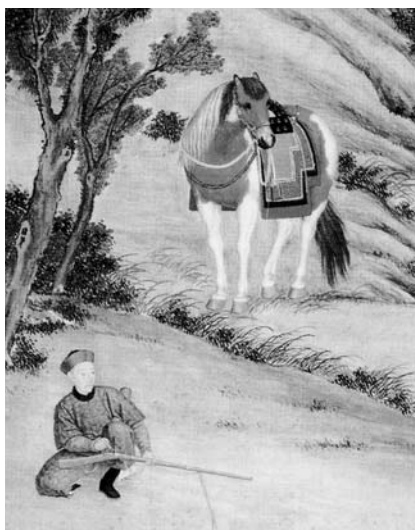


圖16 佚名〈獵鹿圖〉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史圖典》, 冊6, 頁18。



圖18 郎世寧〈大閱圖〉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1999),
 頁151。



圖19 艾啟蒙〈八駿圖〉之〈曦馭黃〉

南京 南京博物院藏

摘自《中國博物院叢書·南京博物院》，
頁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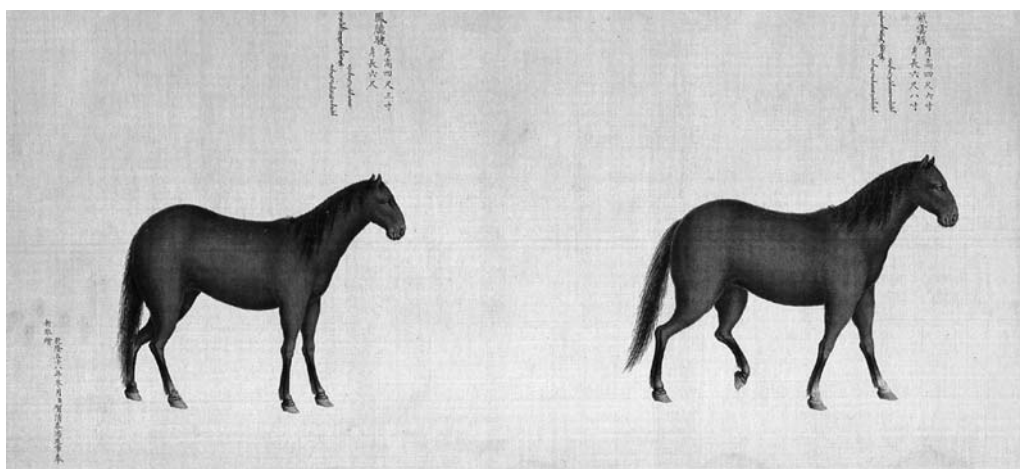


圖20 賀清泰、潘廷章〈喀爾喀貢象馬圖〉卷 局部 北京 故宮博物院藏

摘自《清代宮廷繪畫》(2001)，頁2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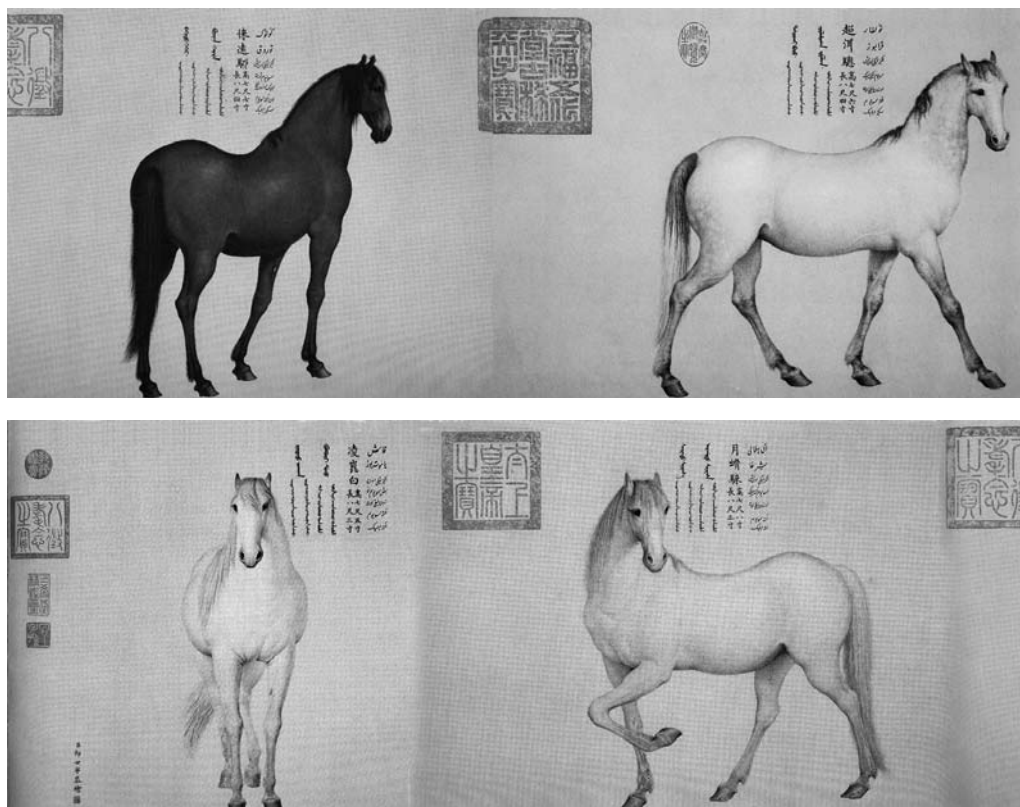


圖21 郎世寧〈愛鳥罕四駿〉圖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